通志堂經解

D-12
1411
402

12
門
殆
卷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六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
百晦音畝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鄭康成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
也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賈氏曰是鄙所居不遷○賈氏曰此謂三等
采地也載師家邑之田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之田
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之田任疆地則三公之采也
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
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

愚案周公言都鄙者甚多當於司徒造都鄙之文著其
詳焉蓋據載師言之特謂大夫采地在王國之三百里
卿采地在王國之四百里公采地在王國之五百里爾
未嘗明言公卿大夫采地各有幾里也小司徒注始總

言之賈氏疏遂定爲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
後世說禮者因仍不易若然又與王制所謂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之制異矣
王氏詳說曰王制是夏制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之昭
武之穆與夫周公之祚胤有功德者皆以次出封而無功
德者亦各以親疎食采畿內借使周之內諸侯與外諸侯
之分土一同則雖極禹迹所至之處亦不足以封畀斯衆
多之子孫大抵皆有以處之也（圖說曰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七命之公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伸而實有所守載師以宅田上田任近郊之地等云者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爲可食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鄙此周采地之別也）夫以武王之母弟八人雖曰五叔
無官然所謂曰管曰蔡曰成曰霍曰毛者亦其采地也商
之三仁箕子微子以爵言而比干特謂之王子比干無可

食之采地他可知矣試以縣內九十三國之數明之爲百
里者九而三公之田與三公之致仕者處其六所以待王
子弟者三而已爲七十里者二十有一而六卿之田與三
孤及六卿之致仕者處其十五其所以待王子弟者六而
已爲五十里者六十有三而二十七大夫與二十七大夫
之致仕者處其五十有四所以待王子弟者九而已知此
則知夏商之內諸侯爲少而周之內諸侯爲多多少不同
其數則廣狹不同其封也明矣
愚案此言食采之數本疏五十里二十五里之說
愚案周之建都鄙外有封域溝樹之固內有城郭市朝
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泊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
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猶民
之廛里在國而受田於鄉苟必還在采邑之都則其列

職常往返千數百里之遠而在途之日多在朝之日鮮矣要知都鄙之主則以吏居之如冉求爲季氏宰而後采地之封者不過得食其祿此尹氏崔氏春秋所以譏世卿歟

鄭鍔曰造者爲而成之之義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史氏曰封之所以止其窺覘溝之所以禁其侵奪然後屋室得以安居焉○鄭康成曰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黃氏曰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知其廣狹遂以制其域居其所當授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豁除以實地計固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法○陳君舉曰此是制邑之地制非田制一邑之內則有肥磽之不等苟以百畝之地拘之則不足以容百里非所以爲邑惟以室數制之所以

立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田則遂人掌之

史氏曰不易者土力益瘠率三歲而一種易者更迭而種也再易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二倍不易之地而其所出不過同爲百畝之獲也○薛氏曰古之南北一步東西百步六尺爲步歲不易者爲上田農夫受百畝歲一易者爲中田農夫受二百畝歲再易者爲下田農夫受三百畝一易再易非若世俗之說荒之而不耕也不易者只是一畝一畎一易者二畝三畎再易者三畝三畎所以愛惜地力如畎廣一尺畎高一尺計所謂十千維耦者耕廣五寸二耜爲耦合耕正得一畎也晉作爰田乃不問一易再易之地破其疆畎任民自耕不問水旱凶荒至商鞅破井田開阡陌則又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昔之南北一步者開爲百步故謂之阡東西百步者開爲千步故謂之陌開拓土疆除去煩細令民自盡力於其間其意蓋以田愈實則兵愈增而先王之意亡矣○陳君舉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地見異議說○愚案左氏異議見小司徒九夫爲井下林氏說詳

鄭鍔曰遂人頒田里土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以至萊二百

敢與此正同然都鄙不易之地無萊者遂地有萊以利上農實遂地以強本也此不論餘夫之地者蓋都鄙之地小於鄉遂造之之法止以授田之家計之而已餘夫非所當計也○愚案餘說見小司徒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王昭禹曰凡有職於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之類凡有守於地者皆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黃氏曰變職言地守特出之定山澤界域不使與井牧不可井牧定其界域焉凡有貢於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園以植事貢草木既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則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頒者以等級分之也○王氏曰頒職事與田之官各有所掌○黃氏曰職事即下所頒十二職先王常恐其殺亂工飭材賈通財牋本於地之所生學藝世事服事治人者也地法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度數存焉故謂之地法頒職事以爲地法亦所以待上政令之

之事

黃氏曰自建國而下至此總敘之見授職奠守制貢之爲一法也

鄭鍔曰地職已分地守已定地貢已制則其法立矣乃頒職掌於都鄙之長使之循此以爲地法以待王朝之政令○史氏曰政者上爲之章程令者下得以奉行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黃氏曰政令凡師役會同賓客喪紀稅斂皆是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鄭康成曰荒凶年也○鄭鍔曰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或不可逃所恃以無恐者有救荒之政以聚之則雖荒而不流徙矣○史氏曰大司徒裂土以封諸侯度地以授萬民宜先於賦斂而首及於荒政聚民之教有以見先王本以邺

民爲王

一曰散利

史氏曰民苟離散則財聚何益記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此荒政所以先於散利○李氏曰夫家之征則薄之山澤之禁則弛之關之譏則去之所以充一歲之入而爲國之經費者今皆以予民則已厚矣而又散利果何從給乎吾是以知其所以爲荒政之備者其蓄積有素也○王昭禹曰若遺人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後世常平義倉斂散之法美意出於此

二曰薄征

鄭司農曰薄征輕租稅也○鄭鍔曰賦必取盈則民方艱食固無以輸不取則國有所須將何以給姑從其薄而已

三曰緩刑

鄭鍔曰凶荒則犯禁多憫而不刑則犯者益衆嚴以示禁則飢民之犯或出於不得已姑緩之可也○易氏曰若朝士於邦凶荒則慮刑恐是也

四曰弛力

鄭司農曰弛力息徭役也○王氏詳說曰若均人云凶札則無力征是也

五曰舍禁

劉執中曰山澤林麓既不以封於諸侯則設虞衡之禁所以蕃鳥獸毓草木以盡乎萬物之性也民既失食則宜開其禁故舍禁之政行焉

六曰去幾

王氏詳說曰先鄭以爲關市不譏誠得其說矣然諸儒惑於司關之文有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曾不謂門關與市蓋異乎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去幾者市之去幾也門關所以防姦人之出入不幾得乎況

荒政十有二有可據經爲說者有不可據經爲說者舍禁之事不見於虞衡殺哀之事不見於宗伯多昏之事不見於媒氏除盜賊之事不見於司寇要之荒政之設爲後人設耳

七曰眚禮

鄭鍔曰掌客云凶荒殺禮則眚禮者損夫吉禮也眚與省同○劉執中曰省祭祀之禮所以節財用厚賑恤也

八曰殺哀

鄭康成曰殺哀謂省凶禮○劉執中曰國之哀戚必有重禮以將其誠以斯民之困殍有所不能備則殺哀之政行焉

九曰蕃樂

鄭鍔曰先儒謂蕃樂者蕃當爲藩有閉止之義凶荒則宜止樂而不作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其意一也

十曰多昏

劉執中曰昏必用六禮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史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十有一曰索鬼神

劉執中曰鬼神雖幽能助陰陽以爲水旱札瘥者必索而祭之○王氏詳說曰若司巫云國有大哉則帥巫而造巫恒是也○史氏曰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聞遇災而索鬼神所以祈民福也

十有二曰除盜賊

李景齊曰除盜賊必見於荒政者誠以盜賊於凶年爲多是罔民而已故散利薄征弛禁去幾凡所以生養吾民無所不盡其至而彼猶爲盜賊之歸則不得已而除之故荒

政以除盜賊爲末○史氏曰傳曰牧民如牧羊當去其敗類者凶荒而除盜賊防其嘯聚爲民害也

總論

呂氏曰荒政十有二其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發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當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政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物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眚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弊無牲之

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藩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喚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道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攷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攷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攷九職九賦

九貢如緩刑須攷司寇士師所掌之刑宅莫不然參觀徧攷然後可知

以保息六養萬民

史氏曰救荒之政醫者之攻療保息之政醫者之調養既有以救之又有以養之民不相保而蕃息者未之有也○易氏曰息有生生不窮之義附其息而使之有所養者聖人也○鄭鍔曰有以保之使之安而不危有以息之使之生而不傷○李景齊曰先王之時戶口有版生茲有數其切切然計民數之多寡誠以民生或耗必其養民之政有所未備者茲所以保息之道有六蓋欲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以求民生之蕃息也先王盛時戶口極多者蓋出於此

一曰慈幼

鄭鍔曰保息之道莫先於慈幼人方幼稚如木初萌偶搔而絕之可以絕其類將以養民宜自幼者始王制十四以下不從征役後世之法亦有生子三人則與之母者慈而愛之也

二曰養老

鄭康成曰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鄭鍔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月有所給或行役除乃所以養之

三曰振窮

鄭鍔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皆有常餼乃所以振之也

四曰恤貧

鄭康成曰貧無財業廬貸之○劉執中曰不幸而有凶喪禍患陷於貧窶不能自存者則鄉閭有以恤而贍之不得貧困焉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其一端也

五曰寬疾

鄭鍔曰人有疾者苟遲而俟之使得以調治或有能生之理見其疾也又從而勞役之不少寬假則以小疾而斃者多矣故特以寬爲言

六曰安富

鄭鍔曰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資其有餘以補其不足苟謂其富厚而賦取無藝富者不安小民亦失所依非國家之福漢武因豪富箕緡錢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而海內蕭然蓋不知安富之道（李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之使知尊卑之節則民之亂用雖少自以爲足也以本俗六安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富者安也自周綱解紐禮樂崩壞商賈大者衣必文繡食必粱肉以其資厚交通王侯以富相軋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據并幕蒙奠之徒以武斷於鄉由宗室公卿大夫以下爭于驕奢室廬車服僭于上無限度而貪人恣行矣凡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者民貧故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鄭康成曰本猶舊也○項氏曰本其俗之所習則民心乃安○劉執中曰本俗而可以安萬民使之變其里閭雖有災難不忍舍之而適于他邦

一曰媺宮室

鄭康成曰媺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劉執中曰謂野廬及邑居之宮室里正以時預飭修治必使牢密媺而不弊詩云上入執宮功穹室熏鼠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媺其邑居也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媺其野廬也

二曰族墳墓

鄭康成曰族類也○劉執中曰考妣祖先族而葬之萃于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舍之以適他邦故一其志安於里閭也○鄭鍔曰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寖以疎遠相視如路人者以兄弟之不聯也○劉執中

三曰聯兄弟

鄭康成曰聯合也○鄭鍔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是也○愚案呂氏說見家人

曰井田之法民受一夫而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亦所以安之而使不能去

四曰聯師儒

鄭康成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劉執中曰百家爲族則同其族室有儒以教之五族爲黨則同其黨庠有師以範之少小同其師儒長立同其道藝情親義合亦有以安之而不忍去○孫氏曰先王之於民隆師儒之教而不具學校之制非故畧之也亦有所不必具也周之建國固嘗爲之學矣然所合者國子弟而已而言疑黨亦自爲序然皆不載制度之詳豈非州黨之間切磋琢磨之地相會以時相先以禮本無法制之可言即如使後世羣天下之士於學廩之有食然後爲教養之盛則浮薄囂競之風已熾於斯時矣奚取乎長育人材之道哉

五曰聯朋友

劉執中曰道合爲朋志合爲友交相琢磨成其德行則其義益不可忘亦足以安之而不可去也

六曰同衣服

鄭康成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王昭禹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劉執中曰鶯桑機職之事爲助然後衣服得以同時而成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爲公子裳則婦女所以聯其衣服之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瀙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子協反日而斂之

李景濂曰此亦冢宰垂治象之意夫先以保息養萬民次以本俗安萬民而後繼以垂教象之法蓋所施之次第若此未有以養之安之而遽欲教之則無常產固難責其有常心徒有以養之安之而無以教之則飽食逸居正恐其鄰於禽獸耳此庶富教之序

鄭康成曰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史氏曰其曰教象見乃謂之象也○鄭鍔曰教象之法謂六德六行六藝與夫書攷賓興之法皆國之舊章非每歲更變其舊蓋因歲首示更新之意而已必垂而示之使之熟觀洞曉至於十日然後收而藏之仁民之意深矣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鄭鍔曰或謂已言布教于邦國都鄙又言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何也蓋有教典有教法布以教典使之知所守施以教法使之知所行教法既布都鄙邦國宣化承流之職各推而行之以教其所治之民

令五家爲比毗志反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音周五州爲

鄉使之相賓

鄭康成曰此所以勸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項氏曰人之生有天屬焉有人屬焉天屬則不待教而相親至於人屬無事則相往來有事則相棄背非上之人有以教之不可也是故先王爲比爲閭則必有以令之相保相受則必有以使之令之則不容於或遺使之則不容於或背○鄭康成曰保猶任也○呂氏曰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衺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言

鄭氏曰閭二十五家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王昭禹曰閭門則居足以相容使之相受

鄭康成曰族是百家○陳君舉曰百家之中不幸有死者相與辦其葬事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者以百家然

後衆輕易舉也○呂氏曰族獨以四爲數欲湊成百人故也○鄭康成曰黨五百家救救凶災也○陳君舉曰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鄭康成曰州二千五百家賙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陳君舉曰水旱凶荒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其地必闊必無皆水皆旱之理庶幾有無可以相通○鄭康成曰鄉萬二千五百家賓客其賢者○鄭鍔曰三歲賓興之時彼賢能我從而賓之我賢我能彼亦賓乎我故使之相賓○陳君舉曰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賢於五比而已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賢於四閭而已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攷其德行道藝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至於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賓

王昭禹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體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爲愷悌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爲憂患焉○鄭鍔曰凡此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載於地官蓋王國之六鄉而在近郊百里之內也平居使之相保相受如此故有事則用而爲六師余攷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蓋合比閭族黨之民以爲之而不見其制今觀此文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乃知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鄉之制合爲比閭族黨也蓋上言施法於邦國都鄙下文言使之又言令之則所使所令者乃邦國都鄙之君也以是觀之諸侯之國六鄉之制與王國皆同可知○圖說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書曰殷人三郊三遂蓋言郊則知遂之在野言遂則知郊之爲鄉魯大國也故三郊三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王昭禹曰頒以九職三事也○王氏曰登言進而成之也○鄭鍔曰言用此職任萬民加三事焉所以進而成之也○鄭鍔曰言用此以進其業也民之常情好逸惡勞自安而不知勉此業所以不能進任以職事使之勉勵赴功乃所以登之矣大宰九職用於王畿之內然邦國都鄙不可無任民之職於是設爲十有二職以頒之使用是以登進之也○劉執中曰大宰主治任之以職而已司徒王民不止任之以職又登于籍焉謂能稼穡者則登於三農之籍能樹藝者則登於園圃之籍也

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曰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育草木作

材謂虞衡作山澤之財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然而轉移執事其材實賴以生焉○鄭鍔曰閒民無常職宜不能生材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黃氏曰學藝士也大人皆得學之世事公卿大夫士之胄嗣古者進與不出此二者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賈氏曰公家服事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

孫氏曰九職之外加以三焉則以三者與九職之民共之使民心服上之教而保其職業者也學藝民材所由興世事民志所由定服事軍旅田役追胥所由習若夫閭師所任者國中四郊之民因以征斂其材賦所謂九功之貨賄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愚案三物八刑皆言鄉者蓋教法始於六鄉故也

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吳氏曰無形無名者道也有形有名者物也得之於心爲六德行之於身爲六行習之於事爲六藝是三者有形有名矣故謂之三物○鄭康成曰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李景齊曰成周賓興萬民者不一而足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其取之亦廣矣未也所謂德行藝者皆析而六之曰智仁聖義忠和曰孝友睦婣任恤曰禮樂射御書數誠恐難以責其才之全則凡於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之恨然則取士之目最廣者蓋莫詳於周而謂其不以科目取士何哉是古非今者類欲屏去後世之科目而復還古人里選之制其所以來天下之才者正欲其科目之廣也若夫才必就於其所以教以三物而後賓興之歟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鄭鍔曰成於性者德也德則有知仁聖義忠和之別臨事不惑先事而知者知也○項氏曰知動而明事自博愛而兼愛者仁也○鄭康成曰愛人以及物通睿而能化者聖也○吳氏曰以其無不通能制事變使各得其宜者義也教人以善推誠不欺者忠也○鄭康成曰忠以中心喜怒中節不爲崖異斬絕之行者和也○鄭康成曰不剛不柔凡此皆成於性而自得者故名之爲德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鄭康成曰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鄭鍔曰能信乎朋友者任也恤振憂貧者○鄭鍔曰能周恤於患難者恤也凡此皆見於所行故名之曰行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鄭鍔曰禮者知揖遜之威儀（史氏曰五禮所以防其僞）樂者達節奏之高下（史氏曰六樂所以防其情）射則明五射之法（史氏曰五射之儀足以觀其德）御則熟五御之節（史氏曰五御之節足以觀其知）書則明六書之品（史氏曰心畫見於六書）數則知九數之計（史氏曰物變見於九數）是皆才之所長故命之爲藝說者曰射御書數曰藝可也禮樂之妙與天地同流古之所謂賢聖亦由通於此而已名爲一藝用以教人何也通乎天地者禮樂之理也可以教人者禮樂之法也六藝之禮樂如此而已

易氏曰六德蘊於內六行形於外隨所寓而見皆可得而指言之惟道隱於六藝之中不可以指言故總而名之曰道藝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衆皆可以爲聖知爲仁義爲忠和也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義誠實不欺者謂之和此六德爲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於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而皆得乎親疎內外遠近之序是又此德之所發見也若夫五禮六樂之見於玉帛鐘鼓者爲六藝之首五射五御之見於弓矢綏策者爲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於文字籌筭者爲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實有形而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爲天下全才之士然先王以全才望天下而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撫而納諸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音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鄭康成曰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賈氏曰此不悌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鄭鍔曰兄旨念鞠子哀弟當念天顯然制刑之意終不爲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凌長也

鄭鍔曰教民之三物曰六德六行六藝糾民則止於六行何邪人之性有厚薄昏明之異則德不可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之別則藝不可以皆能夫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于其身禍于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是之謂戮民也加之以刑可以無愧矣

鄭康成曰造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史氏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八刑之設以不孝爲首而以其餘次序之若夫造言亂民之罪蚩無與於六行大司徒何與哉蓋造言而不禁則風波以起衆人之疑簧鼓以惑衆人之聽亂民而不禁則淫侈之行興澆詐之風熾如是而望教之行不可得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而孔子數少正卯之罪亦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然則造言亂民豈不爲害教之大者乎宜大司徒所終禁也有賓興之禮以勸之於前又有八刑以驅之於後民若何不歸君子長者之途哉○項氏曰賓興則所謂格則承之庸之也繼之以八刑所謂否則威之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鄭司農曰五禮謂吉凶軍賓嘉○鄭康成曰禮所以節止民之後僞使其行得中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鄭康成曰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賈氏

曰獨申禮樂二事者化民以禮樂爲急○項氏曰僞則有所作爲中本湛然作則反中矣情常患於流放和貴中節流則非和矣是故以五禮六樂防之禮非能教中也防其僞則中自不失矣樂非能教和也防其情則和自不失矣或謂制其欲以復其性非也禮樂直防之使不作耳非謂情僞已入復從而制之也○鄭鍔曰惟五禮由中而制所以著誠而去僞故可以防其僞惟六樂由和而作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情情僞已去則反其自然之中和何不可之有禮樂之制雖掌於春官用以教民則在司徒而已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康成曰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史氏曰

教而不服則有爭爭而不已則有言于公故曰訟訟而不已則置之狴犴圜扉以折其憤很之氣須其自怨自艾以服吾之教故曰獄

鄭康成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賈氏曰將斷割之時恐其不審故與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史氏曰專聽斷以與其屬吏之不以尊嚴自居不以貴勢自驕周流田野諄諄然教其長老以慈順教其子弟以孝悌使比閭族黨燦然有文歡然有恩恤其疾隱致其忠愛未嘗一日不與民接必使王者之教沾濡浹洽無有不服然後已○黃氏曰司徒教官而預聽訟之事未可教也○項氏曰司徒聽斷止於不服教而有爭訟者爾前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類凡與於教者是也不與於教而麗于刑者司徒所不當治皆歸于士宜也說者謂司徒與有地治者斷其刑而使士行刑非也

鄭康成曰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曰士謂王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或謂歸于圜土圜土謂獄也獄城圜

士曰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

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謹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非大司徒不能也及夫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然後告王而制刑則歸之士者豈得已哉○呂氏曰刑與教對立出彼則入此出此則入彼無非左之右之防閑天下使遷於善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詆歷反

鄭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鍔曰或謂祭祀之時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何也余以爲六牲之奉非惟以盡事神之禮蓋使居其官者知其所職之義也牛於五行爲土其性順而易制觀于鈞之牛三尺之童持尺棰而驅之迴而行略不敢違者以其順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天下之大順惟因天下自然之性而教之則大順成而天下治矣祀享之時使奉牛牲始也奉之而進終焉解體而羞之因其事以明其義使知設教之本意也○史氏曰大司徒爲奉牲之長至是不得不奉牛牲也

鄭司農曰羞進也○史氏曰肆者解其牲體而陳之於俎

○鄭康成曰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賈氏曰後鄭不從

享先王亦如之

賈氏曰享先王者謂四時并祫禘也亦如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奉牛牲謂全烝獻腥也羞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宗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奉其腥獻者豚解也羞其肆者熟獻也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康成曰令令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脩道則非賓客○黃氏曰鄭曰賓客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司徒令遂遺人之事矣遂師曰賓客之事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遺人掌委積之政守在人遂人令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遺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鄭鍔曰大賓大客之來往道路以通往來之途委積以共行李之費使賓至如歸亦設教之官脩文德以來

先鄭者案禮連云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燔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云羞其肆明先豚解

遠人之意也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賈氏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故鄭康成云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曰六引謂引喪車索也○鄭鍔曰六鄉內也故屬在前之引六遂外也遂近內外理當然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賈氏曰遂人職云及葬帥而屬六紼在棺曰紼行道曰引在柩所以弼柩大司徒則檢校六引之事政曰治其政令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賈氏曰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史氏曰軍旅所以用衆大田所以簡衆大役所以任衆衆之所聚政令行焉不有旗表其觀視何所趨向哉○鄭康成曰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民於其下○鄭鍔曰余攷周家之制熊虎爲旗大閱之時師都載之治兵之時軍吏載之蓋衆之所在以威爲先也大司徒於大軍旅田役則用旗以致萬民既以爲號令且以示威也官尊勢重統而治之彼安得不惟令是從乎

易氏曰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於此閭族黨州鄉之聯也大司馬以旗致民致之於平列陳之際也○黃氏曰此六鄉之衆庶用於國中者若起野役則遂人以遂之大旗致若帥諸侯之師則司馬以大常致與追胥竭作故言萬民之師則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鄭康成曰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史氏曰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鄭鍔曰變出於非常姦雄或將乘之故致民守於王門王宮固有宿衛之人鄉遂之衆宜守王門之外○鄭康成曰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鄭康成曰大荒大凶年也○史氏曰水旱蟲螟謂之荒大札大疫病也○史氏曰天行謂之札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

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劉執中曰凶民可移而豐或不受
穀貴可通而賤或閉糴是以移民通財之今出焉○劉氏
曰今之急於困窮聖人之大務也
王氏詳說曰荒政十二所以聚萬民然與今邦國則不同
且移民通財政之所無而今邦國之所有也自散利至除
盜政之所有而今邦國之所無者天子家天下人中國民
吾民也何民之移財吾財也何財之通是移民通財可用
於邦國而不可用之於王畿予奪持之於王威福作之於
辟禮樂出之於天子邦國何預焉此散利去幾眚禮殺哀
等事可用之於天子而不可用之於諸侯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
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鄭鍔曰歲終周之季冬今之十月正歲夏之正月今之建

寅也歲終令致事所以終時王之事正歲聽命則施教自
建寅始也
王昭禹曰大司徒所掌者教而已故所令止於教官○鄭
康成曰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史氏曰不曰不共而曰不正者以此知先王之教本以
正天下也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七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典建於大宰大司徒則施其教法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典建於大宰大司徒則施其教法小司徒亦掌建之何也蓋設教而無法則鄭鍔曰或謂周之教法亦掌建之何也蓋設教而無法則司徒地官之貳於教官之長推其法教官之教不行有法而不建則法不立教官之長推其法教官之貳掌建其法所以相成焉大宰則建於朝廷之上以示百官小司徒則建於都鄙之府使其法不廢不以建爲嫌也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凡征役之施舍

鄭康成曰稽猶攷也○史氏曰稽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易氏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史氏曰夫謂其身家謂其居如止知其居則土著之民在爾

儆寓轉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家所以兼言也○易氏曰夫謂皆一廛舉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中地六下地五人則其目也

上地中地下地

向行生

愚案比輔也相親比也

黃氏曰九比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專掌比法蓋鄉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也故其職又曰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以待政令國中六鄉也四郊六鄉之餘邑也六鄉四閭之吏司馬法閭方百里三萬家四閭十二萬家六鄉爲七萬五千家其餘五萬五千家爲四郊此亦大約也鄉之民雜必比而居之者使各從其類而習其事也邦國都鄙皆本司徒鄉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數而邦國則受其比要內外之勢詳略不同○林氏曰九職之民比居之數也

愚案周家比法自五家始故小司徒有九比之數大比之要鄉師有國比之法族師有邦比之法

鄭康成曰貴謂爲鄉大夫○黃氏曰賤臣妾也閭民也不登於比閭之籍其賤亦可耻○鄭康成曰廢疾謂癃病也王昭禹曰貴治賤者也賤事貴者也老者在所養幼者在所慈廢疾則不可任事在所寬恤也

愚案疏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昭禹因以施惠謂之施舍政役謂之舍不知粟米謂之征力役亦謂之征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貴賤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施字依鄭注作弛即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鄭景望曰施猶加也或加之或舍之必辨其實所以息幸民之心

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賈氏曰祭祀謂州祭社黨祭宗族祭步飲食若行鄉飲及族食喪紀謂若四閭爲族相葬之等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史氏曰衆之所聚不可無禁與今

鄭景望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國中以下云者則教實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喪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陳君舉曰小司徒既掌建邦之教法矣自此以下不聞設教之意大抵皆是校登民數整頓軍賦何也先王之世寓兵於農養男以禮以井邑丘甸易部伍之名以蒐田獵狩更戰陣之習教之之意正在於是晉文公入教其民出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故城濮之役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衛靈公問陳孔子荅以俎豆諸葛孔明出

入行陣間文中子以爲可與禮樂殆是意歟若將教民之事作清談看了最害事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王昭禹曰頒比法者頒校比之度數也○楊謹仲曰即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以至於相賙相救者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其校比則有法矣其比法則自司徒而頒之鄉大夫則受其法于小司徒而用之

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鄭氏曰登成也○鄭康成曰衆寡民之多少○賈氏曰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輓行○鄭康成曰物家中之財○賈氏曰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

用當辨其可用與否○史氏曰物雖民之物緩急有以待師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數則衆寡六畜車輦皆有一定之數○賈氏曰以歲之四時

小司徒而施政教徵索於民及所施政令皆據民物等數而行之○易氏曰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令則據其數而起師田之類○黃氏曰徵今貢賦之徵令政教必觀其之寬急故入其衆寡多寡而後施行之

王氏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數之則以所屬之人寡稽之則以其所屬之人衆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有登而不校者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是也登之而不校則其登之也因族師之所校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登民數有講其安養之實者有明其愛敬之義者講安養之實則利見於當時明愛敬之義則法傳之萬世司徒之登民所以講安養之實司寇之登民所以明愛敬之義自司徒頒九比之法使各以時而登之又從而校之故計口而田度力而役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知所舍地足以容其民民足以治其地此所謂講安養之實也然司徒登其民而不獻其數司寇獻其數而不掌其藏蓋司寇治刑之官舉生齒之數悉登而獻之王拜而受之則知民之重其可輕殺乎天府祖廟之司受民數之登與玉鎮大寶器並藏之則知國本所繫其可輕視乎君臣上下通知愛敬爾民愛敬之義明於上則安養之實達於下常相表裏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鄭氏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曰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劉執中曰三年則大比謂簡去其老疾不任役者補其闕落不成伍者○鄭司農曰要謂其簿○黃氏曰邦國羣吏大比縣師攷之小司徒受其要而已治之略

也末言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則詳治之比法不施於六遂鄭曰亦受鄉遂非也比要在司徒爲民籍簡稽在司馬爲軍籍○鄭鍔曰言邦國者指天下諸侯之國以別六鄉之所入也六鄉內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受其要者民已分於諸侯則不責其詳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易氏曰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五兩以至軍師咸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於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鄭氏曰用謂使民事之○賈氏曰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須預配卒伍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

鄭康成曰五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鄭鍔曰五家之比即五人之伍五比之閭即五伍之兩四閭之族即四兩之卒五族之黨即五卒之族五黨之州即五族之師五州之鄉即五師之軍也萬二千五百人爲鄉舉一軍之制則六軍之制皆可得而知

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師

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之象也

陳君舉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夫數也五人爲伍則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五伍爲兩則以人爲伍以卒爲旅以旅爲師以師爲軍則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爲卒縱橫皆兩參兩什伍之法定於此其爲軍賦因此而已○鄭鍔曰說者謂五人爲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爲卒則橫縱皆兩矣唯卒之橫縱皆兩也其法起於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到第三便着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陳君舉曰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

李景齊曰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然嘗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以司馬法不能無疑司馬法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則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約而計之兵車一乘則三兩之數五伍爲兩則二十五人四乘則三卒之數四兩爲卒則百人三卒則三百人也百乘則三師之所舍五旅爲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則七千五百人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積而至於千乘以天子之六軍聚焉七萬五千人是則六軍之數適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千乘言之則不足於萬乘以諸侯之千乘言之則不應有六軍是何也大抵悉天子之畿內以爲軍則足以容萬乘而所謂六軍者特寓於六鄉乃天

子宿衛之兵爾其餘六遂都鄙之兵蓋不與焉悉諸侯之國以爲軍則大國有千乘而所謂不過三軍者僅止於五百乘耳非其不足於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衛之兵數約之此周人居重馭輕之法唐人府衛君子謂其得鄉遂之遺者蓋出此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鄭鍔曰軍制已定則有征伐之時起之以爲軍旅四時之間作之使趨田役有盜之際比之使追胥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貢賦無不可也○劉氏曰貢賦制軍須也○黃氏曰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會其卒伍而爲伍兩卒旅師軍蓋常自爲六軍也用之於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皆鄉法也軍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竭作車少人多役隨事多少車不出皆臨時作之田雖爲六軍蓋不止七萬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當時比之不使臨事紛錯也野皆不如此不會卒伍大抵鄉車人不相須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得其用在車無竭作之事故合之於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軍爲車千乘以司馬法三百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鄉賦閭師徵之○鄭鍔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蓋小司徒會六鄉之萬民以爲卒伍軍法起於鄉故先言以起軍旅而後及於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供財用財用出於野爲多故先言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也然會卒伍以爲軍法宜屬之大司馬

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蓋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司馬王於用兵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康成曰均平也周猶徧也○賈氏曰均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徧知其人數○鄭鍔曰上文於歲時入數大比受要之後而言乃會萬民之卒伍則民數既定然後軍法可制也軍法已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何耶蓋會萬民之卒伍者所以起軍旅也此言可任之人數者所以作田役也將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將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觀其所受者上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觀其所受者中地則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觀其所受者下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蓋因其受地之優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餘不足也說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爲三等者蓋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賈氏曰案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次食七人次食六人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言七五六三等其人不同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至十人爲九等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三等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三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三等則知有上地中地下地三等　余以

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即是四節放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

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敍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爲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

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呂氏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數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則皆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他如魯成作丘甲曹操案戶籍得三十萬衆蘇秦以齊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而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諸葛孔明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所以強者以

孔明不盡用之及罷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曰羨饒也○王氏曰可任者或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徧計所役久近取勞佚均而已不於一役家起二人所以寬民也○王昭禹曰以其餘爲羨則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卒又有可代者之備此民所以有餘力而不困於役也○

鄭司農曰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

陳及之曰竭作（互言之也）田獵所以教民習兵事則不可不皆教之及其當田也今日發某甲明日發某甲亦不一時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則不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

曰竭作若曰盡行不勝其擾也○王氏曰唯田與追胥竭作則獵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不久故也

李景齋曰因地之上中下以處其民因民數之多寡以任其力此周家均民之良法以司徒之制約之三農八家四十有八而可任止於二十人者以一家之中老幼常居七分之四少壯常居五分之貳也平居五分之貳而耕有故而戰者皆其家之少壯也曰平居而耕可也有故而戰而少壯者悉任之則無乃妨農事乎無乃闕於仰事俯育乎蓋家之可任者雖或二人或三人而凡起役徒無過家一人則農桑之不廢仰事俯育之無所撓者以其有羨卒不之征也若夫田獵以習戰追胥以捕盜賊則竭作何也蓋田與追胥其暫耳則非惡其爲盡征也雖然司徒之制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而又有羨卒之法此其用民力至寬也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則甸六十四井爲夫一千二百八十八人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如彼其衆而征於司馬不能十之一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則六十四井爲家五百一十有二宜士徒滋多也而僅止於七十五人民盡可以爲兵而不盡以爲兵也不特是耳司馬法又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百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百里之成自甸之外又加三十六井宜其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又何耶籍民以爲兵者甚備而至於征調則不過此耳然則民之可伍者不悉以爲兵而隸之以爲兵者比征調則又益損焉先王之休民力如此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易氏曰用衆庶者正之以政導之以教則無殃民之失飭之以戒止之以禁則無視成之暴如是不服而有辭訟則爲之聽其辭訟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過又爲之施其賞罰焉

鄭鍔曰平居無事族師掌其戒令政事黨正掌其政令教治州長掌其教治政令之法鄉大夫掌其政教禁令鄉師掌其教與其戒令糾禁非不素明而熟曉矣及起衆庶而用之小司徒又掌其政教與其戒禁何耶能以政教訓治之者未必能制馭之能以戒禁制馭之者未必能訓治之惟位尊爵高者合政教與戒禁而兼掌之則民服而且畏之矣

誅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命所以誓告之○賈氏曰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謂羨也○鄭鍔曰經文言大事鄭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鄭司農曰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又言大故者不一以理推之大事乃國之常事特於常事為大耳若夫大故則事萌於意外患生於不測其所以處之宜出於常理之外是故周人設為致民之法又別為致餘子之法民則一家受田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事之大如田役之類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田之夫至於變故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其餘為羨之卒也徒役言起追胥言作此則以致為言余以為自邦法言之則宜曰起曰作自司徒言之則曰致致之為言使自至也司徒立大旗於此使之趨令自至蓋均土地稽

人民之法既已素定當供公家之役者則聞令自至非一
一號召之大小司徒俱以致爲言可見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黃氏曰此治野之法乃者繼之辭鄉法備又著野法焉必
著野法者貢賦當自司徒出師役則相因矣康成曰造都
鄙采地井田異於鄉遂其說最乖誤野純農夫故爲公田
九一之法以出租稅爲丘乘四一之法以治車馬○鄭鍔
曰經野則分其田野而井牧之可耕之地則爲井田之制
可畜之地則爲牧養之區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各相
其地所宜而已
愚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其中而私田包乎外
是之謂井其田野也上地授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
倍比中地田萊之相等是之謂牧其田野也

王氏詳說曰受地之法大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上地百畝不易中地百畝一易則爲二百畝下地百畝再易則爲三百畝通率計之是三夫受六夫之地二牧而當一井○黃氏曰牧居高崖下隰不井今所在猶有繫官牧地鄭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此非也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鄭鍔曰井地之法始於一夫之受田百畝積而至於九夫
則地方一里凡三百步爲田九百畝是爲一井○黃氏曰孟子所謂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是也○王氏曰九夫爲井則九夫之地所斂同井故也積四井三十六夫之田縱橫皆二
井則地方二里爲田三千六百畝是爲一邑○王氏曰民以里居田井同邑故也○黃氏曰邑合也言民之合於此也積四邑一百四十四夫之田則地方四里爲田
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爲一丘○王氏曰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黃氏曰丘聚也言民之聚於此也積四
丘五百七十六夫之田則地方八里爲田五萬七千六十
畝是爲一甸田至於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乃得方十里斯
爲一戎甸又謂之乘言車乘之法至是始成○王氏曰田包於溢名之曰甸○黃

氏曰丘乘之制成於此漢志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也田至於一成則四成積爲四百井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則方二十里矣於是爲縣○王氏曰未成爲都故取名於大夫所治縣也○陳及之曰一甸之中以五百十有二家爲準而籍於公上者七十五人必七十五人者爲一乘之人也至於田稅則一以井計之○李景齋曰成公作丘甲春秋譏之者蓋嘗賦於一甸而魯於一丘爲之則軍賦極重耳至於四縣則方四十里矣於是爲都田爲國故取名於公卿王子弟所治都也至於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斯爲一同○王氏曰未成

愚案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乃得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七百三十六井六千六百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三千六百夫治澮（黃氏曰見遂人凡治野）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丘爲甸即司馬法通十爲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爲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至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不稅王氏詳說復爲之說曰畿內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事於民耳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稅民

無藝耳都鄙雖在畿內然實諸侯此所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文王爲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來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說至黃文叔以此爲遂法謂六鄉之民職業不同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不爲井田之法必使備六軍而六徒車輦不相須故不爲丘乘之法大約鄉教士野教農鄭言井法備於甸而止於都者食采地者皆四之一蓋以此爲都鄙井田之制其說轉乖司馬法成三百家一車七十五人而調一人也小司徒四甸爲縣爲四車四車亦三百人而調一車一車七十五人亦四而調一也故丘甸縣都皆自四而登至都止者十六車而調四車自足爲行列故丘乘之法備於此野法皆四而調一鄉三百家出一車十馬見司馬法野七十五家出一車四馬十二牛見漢志輕重不同鄉役多野役少鄉授田多野授田少大抵先王之制常優內殊不知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孟子曰鄉田同井則鄉未嘗不以井授也特鄉之地近內多沃壤可耕而放牧者少則有井而無牧至於野外之地不無嬀惡肥磽之差豈必如指掌之平基局之畫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方是井田活法故小司徒之經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爲加詳井以九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行矣若夫縣都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以此爲采地薛氏之說分明

薛氏曰自九夫之井以至四縣之都特多寡之異名耳丘甸則用之鄉遂及公邑縣都則用之於采地夫鄉遂公邑非無縣都也有縣都之制而民之受地者特一夫之田與夫宅田士田賈田公邑之類未至於縣都也此所以用者止於井邑丘甸而已采地之所受亦非無井邑丘甸也井邑丘甸固在縣都之中惟卿大夫之所受者或四十里或八十里此所以畫爲縣都之制也

總論井田

愚案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爲公田餘二十畝爲廬舍此漢志之說也今因錄諸家之說于後

王氏曰田畝有類於井而公田之中又鑿井焉故謂之井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八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除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合保城之地二畝半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是也公田八十畝八家耕之是爲助法廬舍居中貴人也私田環列於公田之外蓋衛王之意八家私百畝至於興兵之際乃八陣圖之法○陳及之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所謂什一而稅通王畿之內至天下諸侯皆然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張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相驅無一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衰分之以衰分之數取什一之數而歸諸公是亦一說要之公家但取什一之稅看民如何耕耳或一家耕百十畝亦可或一家合耕八十畝亦可而徵斂稅

必視年之豐耗故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愚案此王漢志說爲是

圖說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由是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以爲然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則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於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田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畝半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八家皆私百畝

愚案此謂漢志之說非

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方里爲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爲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賦周時皆用井田凡

田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用井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是邦國亦用徹法周禮一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以班固之言攷孟子九夫爲井全無虧欠後世爲圖亦以縱橫成列不知九夫爲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班固所計則是一井之田皆平地其說皆不通蓋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備言之

案左氏異議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藪五藪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井左傳楚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

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今
曰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寓而爲之
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據圖言
井九百畝亦徒見其不同耳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
田里是三王之初已有井甸田里之法信南山序成王能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其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
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澮專達於川同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
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以貢徹皆
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
之法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稍稍葺治大備於周

愚案此說却貫通

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鍔曰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以地
事令之出貢賦與夫凡稅斂之事俾皆供上之求蓋治地
有法則民可得而任其事則上可得而取○黃氏曰
鄉野皆以軍法令貢賦貢賦皆有定制不容有不供者故
以軍法令之野有稅斂雜征薪芻疏材之屬鄉無之委人
可放貢賦稅斂民食必參相得而後其令可行鄭曰地事
農牧虞衡地貢九穀山澤之材亦非此自九夫立法則皆
爲農事牧虞衡視農爲別農定法而後藪牧虞衡皆可
立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黃氏曰域界也井邑丘甸縣都各有界域○鄭康成曰守
謂虞衡之屬○王昭禹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爲之守禁澤虞掌國
澤之政令爲之隄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所以辨山林川澤之
守職謂九職○王昭禹曰先王制職以任民若三農
農園圃虞衡之屬皆因地以有職　政稅也○王昭禹曰三農則使之貢九穀園

圖則使之貢草木虞衡則使之貢山澤之物所以平地職之政○鄭鍔曰分其地域則曰邑曰丘有邑丘之限曰縣曰都有縣都之殊因其所至而辨其守則不敢以相踰蓋井邑之制在是一亂其守則井地壞矣施其九職則農圃之民有農圃之職工商之民有工商之職施其所職而平其政賦則各適於其宜蓋征賦本出於此一失其平則怨怒生矣康成謂政當作征是也○易氏曰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地守既分其域必眞其守然後施之以職王畿如此邦國亦然如是皆以貢賦稅斂令之則遠近輕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黃氏曰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爲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

司徒相對爲大小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詔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有精意鄭以王玄冕所祭爲小祭祀非也

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氏曰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衆庶

鄭鍔曰大軍旅則大司徒以旗致民小司徒帥其衆庶以趨大司徒之所致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黃氏曰役卒役也小雅曰勞還役○賈氏曰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大軍旅天子親行小功役之事小司徒巡行若大

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鄭鍔曰小軍旅之時人徒雖寡然戰危事也安得無築軍壘修城塹之役宜有政令以齊一之小司徒巡行其役而治其政令則人畏威而趨事無敢慢矣○黃氏曰六鄉不與於司馬之征發有王命起之則小司徒帥而致之司徒司馬調發郊軍則其吏帥之小司徒巡察之而治其政令○王氏詳說曰小司徒於大軍旅帥衆庶而不言治政令於小軍旅言治政令而不言帥衆庶是衆庶之事小司徒可帥而致於大司徒而不可得而治也政令之事小司徒可用於小軍旅而不可用於大軍旅也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鄭康成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史氏曰興土工以爲因山之役

黃氏曰對遂人爲野役治其政教愛敬行焉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賈氏曰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鄭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制其畿疆之封矣小司徒又立之正之蓋地官掌貳權重位尊諸侯受土以置社或爲之設壝或爲之立祠分土以建國或爲之制封或爲之正封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八民訟以地比正之

賈氏曰民有爭訟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史氏曰地比者相親相保之法可以情義斷也○易氏曰即大宰八成比居之法

地訟以圖正之

鄭氏曰地訟爭疆界者○史氏曰圖者道里疆界之形○

賈氏曰凡量地以制邑初封之時即有地圖在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易氏曰即大宰八成版圖之法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鄭康成曰治成治事之計○劉執中曰施其政典政令禁戒而不躬行刑罰者大司徒宜然也是以屬官之誅賞小司徒得以專之

黃氏曰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自鄉郊至都鄙有地治者皆爲屬官地治詳悉事亦多細小故小司徒攷其日成得自行誅賞月要歲會則致之冢宰治成蓋冢宰所施之八法也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賈氏曰羣吏謂當職六十官○王昭禹曰凡言吏皆指職者言士以下皆是不特府史胥徒之屬上經治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月計歲計總爲簿書而致其事之功狀以待攷也○易氏曰小司徒致事致之於冢宰

大司徒大司徒致事致之於冢宰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王昭禹曰禁令將使民避行之宜表揭之使知憲之脩法則使各脩其所守之法防虧廢也糾職則使各糾其所治之人防緩散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比亦三年大校比戶口六鄉四郊之吏謂比長閭胥以上布列在四郊者○王昭禹曰言六鄉而兼四郊乃六鄉之間田縣師所治之地○林氏曰教治者所主在政教若十二教之屬○項氏曰平其所掌之教治○劉執中曰平章其教治之優劣政事者所主在政

若土地之政之屬○項氏曰正其所行之政事○王氏曰攷大屋
攷其受田之夫居里之屋亟其乘屋令其及時乘之以正
治其怠惰宜矣○鄭康成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劉執中曰論正其政事之得失○王氏曰稽攷其夫屋之贏不足也○黃氏曰六鄉餘民居於四郊類若更以處工商藪牧之屬攷敬仲治齊有士鄉有工商之鄉放於先王爲之攷夫屋其無公田可知○王氏曰攷其衆寡六畜兵器則亦以知登耗有無以待征役施舍誅賞之政令
○賈氏曰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項氏曰政令即夫比有所鉤考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王昭禹曰鄉師教官之長也所以教其屬故謂之師○易氏曰鄉師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共主三鄉故曰各掌其所治鄉之教

鄭康成曰聽謂平察之○劉執中曰六鄉大夫既專其鄉之治矣此又聽其治者大事非鄉大夫之可斷者鄉師受而聽其治大司徒審而聽其斷○賈氏曰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鄭鍔曰小司徒有九比之法以稽夫家之數謂之比法鄉師用法則謂之國比之法言其法乃國之法而非鄉師之

所制也○林氏曰即大司徒五家爲比之法○項氏曰小司徒先貴賤鄉師先老幼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可任爲軍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之類戒之使謹令之使行糾之使不肆禁之使勿爲○易氏曰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老壯強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之○王氏曰小司徒使登六畜辨其物而鄉師止辨馬牛之物者以帥田役爲事則所須馬牛而已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獄訟是固聽其治而非所以爲教然逆折其萌於未爭未有過之始乃所以爲治鄉之教也○史氏曰凡皆視小司徒但主一鄉之事耳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王昭禹曰大役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史氏曰未役爲民既役爲徒○鄭康成曰至至作部曲也○王昭禹曰州里所里也五黨爲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出於州里役要役數之要書欲知役數之多寡○鄭氏曰所遣民徒之數○項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以攷司空治役之章程○鄭氏曰辟功作章程○鄭司農曰辟法也則役事可得而鉤考矣

呂氏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苟司徒不攷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則民必有告病者故鄉師專攷司空之辟緜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亦此意也○黃氏曰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鄉之民則司徒自致故既役則鄉師受州里比要而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其餘則司馬受要而攷之者察其事之不攻堅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王昭禹曰凡有所興治皆謂之事言邦事則非鄉里之自興治者也秩則制其常賜之多寡敘則差其事治之先後作秩敘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黃氏曰周禮凡兵政皆司馬政典凡役事皆司空事典秩敘廩食等次也凡以事役民大爲秩官伯曰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鄭曰秩祿廩敘才等至○鄉師令作秩敘則曰事之常次非也功力常次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當作也

鄭鍔曰謂之作則因所役之事始作之量功大小爲之報稱而已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藉

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鄭鍔曰茅可用以縮酒○鄭康成曰藉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尸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所以承祭既祭盖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歟亦可用以藉○鄭氏曰藉讀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甸師共以縮酒鄉師所共以爲藉何以知其然觀甸師言共蕭茅蕭以祭肺茅以縮酒皆求神之所須也共於王藉所以見其誠此言茅藉藉也藉祭器之所用則多矣故共於六鄉所以致其備司巫則以其多也又爲館以藏之○項氏曰縮酒以達氣故天官主之束藉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

王昭禹曰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鄉師則正治之而已○賈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鄭鍔曰不有以正之則所出者或非其夫家衆寡之正數不有以治之則所聚者或違乎會同軍旅之戒禁此鄉師平日掌戒令糾禁之職也

鄭康成曰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椎（賈氏曰椎者或解以爲插或解以爲鍬）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易氏曰戮則不特誅之而已小司徒之用衆庶遂人之起野役皆有犯命之誅而鄉師四時之田與此言戮者軍旅會同事大體重以肅衆志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鄭康成曰治謂監督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音舊）而治役

鄭司農曰翿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鄭康成曰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皆銜枚司馬執鑼（音羅）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

賈氏曰柩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治役亦謂監督役人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鄭司農曰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涖謂臨視也○鄭康成曰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涖之使戒其事

賈氏曰檀弓云公室視豐碑鄭注天子斲大木爲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其棺當於壙上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王氏曰葬而治役正其挽匶之行列故執纛以爲儀已窆

而沴匠師則以防匱之傾戲使戒飭焉故執斧以爲威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澮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黃氏曰四時田法詳在大司馬鄭言人徒及所當有蓋一端也○鄭鍔曰先王四時之田因農隙講事以教民坐作進退之節然田獵之民三時務農安知講武之備鼓鐸旗物久而或弊伍兩卒伍久而或廢一旦集之于田安能無失事之愆田法雖掌於司馬而預以告民則在鄉師故於未田之前出以示民使之簡其已弊者而去之脩其或廢者而新之則鼓鐸旗物無不可用之物伍兩卒伍無有或闕之人觀唐明皇初元幸新豐講武驪山之下召兵二十萬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謂其有功不殺以唐紹制軍旅不肅而斬之未嘗不痛

紹之無辜而恨明皇之不審也夫以即位之初號令未明紀律未定一旦合二十餘萬不教之兵而閱之遽怒兵容不肅而斬其官此何理也

王昭禹曰鼓鐸以聲衆旗物以麾衆兵器以勝敵簡則閱而遂之也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脩則習而治之也簡之則其器械有所完脩之則其行列有所正田雖以獵取禽獸而實以教戰則簡而脩之皆軍法之所寓也

及期以司徒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黃氏曰鄉師致衆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閱於其鄉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易氏曰大旗鄭氏以爲熊虎之旗據司常所言司徒鄉也鄉當建旜必建旗者蓋九旗之爲用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通

帛爲檀則無所畫熊虎爲旗則有所畫司徒雖卿其於師田則爲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而謂之大旗下文辨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也鄉即六鄉邑即公邑之屬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者衆矣衆則揉雜而未易辨故於大旗之外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爲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黃氏曰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絕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絕陳列之故有先後之屯○鄭康成曰辨別異也○王氏詳說曰旗物之辨有三曰名曰號曰事司馬曰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是以三者分而爲六司常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是以六者約而爲三夫師軍將也縣鄙六遂也家采地也鄉六鄉也野公邑也百官以職事從於王者也司馬之田六者畢至然則鄉師於司徒之田而以旗物辨鄉邑鄉則六鄉矣而六遂無預焉豈非鄉師之職不出於六鄉歟○鄭康成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黃氏曰即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者也

賈氏曰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

鄭鍔曰及當田之日用司徒大旗以致民於司徒既至則列而陳之慮其鄉邑難辨則用旗物以別之慮其犯命不率則治其政令刑禁以防之慮其車徒或亂則巡其前後之屯以視之有敢犯命者必又戮以戒懼之及已田得禽或爭所獲則爲之斷其是非曲直始焉戒之有素使民無倉卒失事之罪終焉治之有法使民無紛紜爭鬬之禍其法如此非惟民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而有事於軍爲司馬

者亦無失律之愆矣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鄭康成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
雷且發聲○鄭鍔曰周家春夏秋冬有蒐苗獮狩之事皆
徵令鄉遂之民而又有公旬用民之日有屬民讀法之日
皆四時之常事臣民習知而素曉者也不煩號令之勞但
振木鐸以徇之使聞其所警而自知可謂上素信於其下
民習知於其政可以無爲而治○王氏曰市朝衆所聚之
地使皆聞而知之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古艱字阨以王命施惠

鄭康成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艱阨饑乏也○
鄭司農曰賙讀爲周急之周○黃氏曰施惠即遺人鄉里
之委積以恤艱阨鄉法本教其民相救相賙而上之德意

當先之故歲時使鄉師賙其艱阨以上命施惠野自甸以
往非鄉師所治欲使民皆識此意教法大抵皆自鄉推行
之○易氏曰巡國及野包六鄉之內外言也○鄭鍔曰此施惠與司救同必使之稱王
命以施布者明其恩出於天子也蓋民之感恩常在於艱
阨之時君之得民常本於賑貸之惠田氏執齊之政有意
得民賦粟之際以私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故齊民知有田
氏而不知有公齊卒爲田氏所有爲天下國家者詎可使
恩出於臣下邪然則以王命施惠言於鄉師又於司徒言
之聖人之意微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鄭鍔曰非特鄉師考六鄉以詔廢置而已司諫縣師皆言
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則所攷者人才之賢否也

縣師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則所攷者夫家之衆寡也鄉師以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其語同而意異然詔上以行升黜則一而已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鄭鍔曰先王之世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非特用之朝廷又用之閭里民日從事於其間耳聞而目見之所以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竊疑閭里之間何從有是器而用之及攷鄉師然後知六鄉之民俱合衆財以爲之人衆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器用備故觀其人所聚之衆寡各因其財力使制其器比五家耳財適足以制吉凶弔祭之二服故比集財爲之而一比共用焉器則未能備也閭二十五家財適足以制簠簋鼎俎之器故閭集財以爲之而一閭共用焉族之百家財適足以制夷槃軼軸之器故族集財以爲之而一族共用焉○鄭康成曰三者民所以相共也至於射器則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詔之有旌節之有鼓有弓有矢有侯有布用財多故合五百家之財而爲之賓器則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有爵有罍有笙有瑟其用尤多故合二千五百家之財而爲之然後共用也○鄭康成曰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吉凶禮樂之器即閭族黨州所共者是已○王昭禹曰吉凶飲食冠昏之屬皆是凶器非必喪器凡有其具於禮樂者皆是吉凶禮樂之器非必賓射之器然止於一閭一族一黨一州之用非可以用於鄉也鄉大夫或有一鄉吉凶禮樂之事不可取諸閭族州黨宜合一鄉之財爲之不惟可足鄉官之用比閭族黨州有故而服器不備則鄉又爲之移用以相補則事無自而廢禮行而

教成矣鄉師稽其器焉慮其財不足而器不備禮樂之事廢而不講故也然必於正歲者豈非以春秋之祭酺祭禜會民而射于序索鬼神而飲酒之類皆用夏人之正故歟後世禮樂之器縉紳大夫尚無能知而況欲民知之而成俗哉○王氏詳說曰鄉器有出於民者有出於公者比之吉凶二服閭之祭器族之喪器此出於民者也黨之射器州之賓器鄉之吉凶禮樂之器此出於公者也何以知其然邪曰以酒正之文約之而知之也蓋酒正有公酒之文夫鄉之鄉飲酒州黨之鄉射皆得用公酒自族而下則春秋祭酺但自爲酒以相酬酢耳夫所飲之酒出於公則所用之器亦出於公家之所爲也所飲之酒出於私則所用之器亦出於私家之所爲也豈非公事之小者私家之所易爲公事之大者私家之所難辦今王昭禹以鄉器皆集

民財而爲之則是射也賓也吉凶禮樂也皆爲行禮以教吾民而反取吾民乎又非周公行禮之本心也鄭氏謂此閭族黨之所罰吉凶二服與夫祭祀喪器亦出於此閭族黨之所罰而爲之案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里布屋粟不輸之於公而復用之於民亦仁政矣此族師閭胥皆以掌其罰爲言者此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王昭禹曰六鄉之吏各主教其所屬之民或書其敬敏任恤或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若此之屬無非教矣然教之不明也常起於辭之不正辭苟不正則言僞而辨順非而澤飾智以驚愚詭言以惑衆將至於不可禦矣○易氏曰賢能出於鄉教之成也然有行辭而堅學非而博者於此攷之則賢能見矣賢能稱於鄉辭之公也然有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於此察之則賢能審矣○賈氏曰稽器謂考鄉中

禮樂兵器等○王昭禹曰吉凶賓軍凡備物致用者○王氏曰稽其足否與良窳

鄭康成曰展猶整具也○賈氏曰展事謂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王昭禹曰凡施於名物者無非事也

鄭鍔曰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設教而辭不逆理制器而事不廢常是遵守法職而可賞者也教法須於上而爲非聖人之言器用制於鄉而有不舉之禮是違法瞞職而可誅者也故以詔上而行誅賞則黜陟幽明又不特詔廢置而已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陳及之曰六鄉之地鄭氏謂在四郊中然秋官鄉士掌六鄉獄而云掌國中以此知不獨在四郊亦有在國中者所以置六鄉者以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於六鄉之中每家出一人以爲定負供徒役之事故曰凡起役毋過家一人○王氏曰鄉老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易氏曰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故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不列以職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爲偪下與百姓相親而不爲褻惟道所在方其在鄉稱老則三年大比乃與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賓而行賓興賢能之禮則三公北面而州長衆庶亦在其後蓋州長外朝之位則三公面三槐而州長衆庶即前日賓興所帥之衆賓也即鄉大夫以下也百姓衆庶即前日賓興所帥之衆賓也道之所在下親乎民上親乎君超衆職之表而能宰制衆職者乎○禮庫曰周官之書三公無職與王而論道蓋公議所自出至於命鄉論士鄉老以三公之貴而進退其間又公議之所由定至於陳詩納言通工商士農之謗大抵不過下酌○黃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民言以扶持公論於上耳

此興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六鄉三公爲之師書曰周公師保萬民差純實也○鄭氏曰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陳君舉曰古者羲和分守四岳朝有大議必咨焉僉言師錫於是乎取則寰內亦隸所掌夏書六卿出將蓋鄉一卿也周制三公統六卿各治其一以倡九牧故周公畢公以太師保釐東郊而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諸侯蓋二伯兼鄉老者方叔涖中鄉之師則卿爲鄉大夫者歟春秋傳宋貳師令鄉而司徒令隧管仲爲齊士鄉十五公與高國各率其伍雖損益非古而列國孤卿亦董鄉事所以中外相維而治出于一（○周氏曰或謂鄉老是三公退朝詢事者立朝則進退百官退閑亦搜舉賢能）

陳君舉曰鄉大夫鄉也謂之大夫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人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名之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地官者以此

薛平仲曰先王內諸夏而外夷狄內京師而外諸夏而六鄉實置於國城之中以及於郊焉所以使天下之知所鄉方於此也所以流化之必自近者始故鄉之名所以立則其設官也容可得而易哉是以六官之建未聞三公之列于官也而於鄉則見之未聞六卿爲之屬者而於鄉則見之以公卿之尊不嫌于下行六鄉之事則教化之務顧不重歟雖然先王以三公爲鄉老所以重教事而不以三公任其職者則道德之尊無非所以爲教先王以六卿而爲鄉大夫所以嚴教事而必以六鄉聯其職者則自治而至於禮刑政事皆其所以爲教

陳君舉曰鄉遂官吏皆土居人也其大官如鄉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鄉遂之人勢不可

兼者則各置焉

劉執中曰王都之外百里之内爲地四同而畫爲六鄉專其德行道藝之職則三公也六鄉也中大夫三十人也下大夫百五十人也上士七百五十人也中士三千人也下士萬五千人也上下相維禮義之俗成於六鄉而化天下之本立矣○薛平仲曰今見於鄉者下士且萬有八千八百六人焉則推而上之至於大夫祿廩稍餼將若何以共之乎六官之屬莫不各有府史胥徒今見於鄉者曾無一之具此焉則文書調度將何所責之不知鄉大夫於三年之大比所以使民興賢而使之入治則六鄉之大夫士大抵皆取諸此（攷說見遂大夫）夫彼皆受田於六鄉者也則祿廩稍餼果何煩於上哉自鄉大夫受教法而頒之於鄉吏凡羣吏之周旋於鄉以行教事大抵皆身親之況夫鄉師居於教官之府而鄉吏之治惟其所令則府史胥徒其列之於彼者亦悉矣而文書調度又何煩於其下哉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曰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王氏詳說曰案六鄉有正有貳有老皆以職稱如冢宰之職小宰之職稱冢宰夫之職是已其他官屬則不以職稱今鄉大夫非正非貳非老而以職稱何邪蓋六鄉之事雖爲地官之屬其爵位大夫六人皆六命也惟鄉之正六命也曰貳與老四命也惟鄉實與六卿之正同況其上有鄉老又八命之公也每鄉公二人六鄉則三公矣三公無職事而職事預於六鄉若鄉大夫不以職稱而同於六鄉之屬則周公設官分職而尊卑小大之序紊矣

又曰鄉大夫云政教禁令州長云教治政令黨正云政令教治族師云戒令政事閭胥云閭之徵令比長云比之治六鄉之官尊卑不同故周公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閒也且地官掌邦教大司徒之職又不止於邦教而且及其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至於小司徒則掌建邦之教法矣鄉師則各掌其所治之教而聽其治矣若乃六鄉之吏閭胥比長則於政教之事有所不足稱也初不過掌閭之政令與比之治而已鄉大夫州長則詳於教黨正族師則詳於政此政教之所以異也（政教非二事也）禁令爲上政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爲下比長則於令又有所不足稱也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賈氏曰教法若大司徒十二教以下其法皆受於司徒已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以下至比長使各教其所治○王昭禹曰六鄉之吏所受之教法出于鄉大夫鄉大夫所受之教法出于司徒司徒所受之教法出于天子上下相承所以一道所識者一德風俗烏得不同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林氏曰德行六行道藝六藝○王氏曰攷攷知其實僞察察見其精麤○王昭禹曰攷則案書而攷之察則審視之察詳於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康成曰登成也定也○劉氏曰昔未上籍今則籍之謂之登以其初成丁也○王昭禹曰族師職畢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

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於大司徒也辨其力強而可任以事者也○陳及之曰所謂任○者者多於六軍籍也鄭康成曰國中城郭中也○黃氏曰國中張橫渠謂自郊門以內通爲國中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野自甸以往大抵政令皆自鄉出推行於甸稍縣都故鄉官多兼野法掌之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痤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張氏曰國中以晚征而早舍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王氏曰征之者以其材舍之者以其力以材之強壯故可以其力之氣體之衰所不征也○鄭鍔曰征者謂任其力以給繇役也○賈氏曰所征稅者謂陳及之曰六鄉之民雖有定員至其征之執役貴者以下皆免非是六等則皆征之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

此爲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說遂謂軍役一切調發非矣

愚案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內及外此先王均內外輕重之意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鄭司農曰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劉氏曰貴者自命士以上賢者能者俊造學士○鄭司農曰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陳及之曰謂執技事上者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鄭鍔曰王制謂升於司徒則賢能宜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五十不與服戎則老者宜舍自漢以來宗室及關內侯皆復則貴者舍征之法也八十九十

皆復羨卒則老者舍征之法也

以歲時入其書

鄭康成曰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鄭鍔曰繇役至勞民之事有征之者有舍之者不有書以備稽考則吏或以私意爲姦役使必有不均之歎矣小司徒以比法須之六鄉使登衆寡六畜車輦所比者數也故以歲時入其數鄉大夫所舍所征者則爲書以登載之故以歲時入其書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劉執中曰大比謂比而求其德行道藝○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變舉言興謂合衆而尊寵之○王氏詳說曰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奸衺而已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悌睦婣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攷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攷之而未能賓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賓興之以見其人材之成也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興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王昭禹曰周官無三公之職以坐而論道異乎作而行之此所以惟鄉大夫興賢能而三公興之矣蓋務引其君以當道者大人所以事君也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者大人所以治民者也吏謂鄉官衆寡謂鄉民○鄭氏曰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家寡也鄉官與民皆在明非出於上之私意所謂使民興賢能也

○鄭氏曰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鄭司農曰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鄭鍔曰行鄉飲之禮而所舉之人特見賓禮之大拜迎之於庠門之外而坐之於西北方尊嚴之地則其榮寵可謂極矣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

鄭康成曰厥其也其賓興之明日也○王氏詳說曰鄉舉里選之法在三代已不同夏商進士之制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自學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始爲有官若干）皆以遞推而以身至于天子畿内成周賓興之法初不過賓之於鄉而用之於鄉耳是未嘗遞推也又不過獻其書耳是其身未嘗至於天子之畿内也○鄭鍔曰獻進也○鄭鍔曰再拜之禮亦以表先王尊賢重道之意

鄭康成曰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賈氏曰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

鄭康成曰内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朱氏曰内史臣於賢能之書内史貳之謂副本也古者封建諸侯内史讀冊命之非特命諸侯亦以命在延詢其可否掌冊命諸侯羣

呂氏曰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士試攷前一段本度末數精詳具舉固不必說只看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棘闈如糊名若防窺盜然爲士者須深思其故何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當深究之三代時士惟進德脩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上之於士待之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祿故上之人待之甚輕攷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以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得祿其及之之詳如此成周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爲進退蓋有一日之長決取終身之富貴此後之所以異於古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賈氏曰謂獻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內○鄭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鄭司農曰詢謀也問於衆庶以寧復有賢能者

黃氏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懼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薛氏曰五物皆以射爲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也射以觀人之德而和爲德之末射以別人之行而容爲行之末射不主皮而主皮爲射之末射之節欲比於禮而和容爲禮之末射之文欲比於樂而興舞爲樂之末皆六藝之中射之一藝也○易氏曰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大射猶然則鄉射爲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鄉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皆有樂以爲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鄉大夫士采蘋采蘩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

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鵠爲主鵠以皮爲之是之謂主皮乘矢皆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文作而前之和容備焉是之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舉是之謂興舞且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射之時曰主皮曰和容見於射侯之際曰興舞特見於既射之後此射之序以此推鄉射其禮可攷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鄭康成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賈氏曰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爲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小不可以爲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中量德小以爲比長鄰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易氏曰賢者在位則服

休足以長民居於本所則分勢不足以相臨故出於其鄉以長之所以任其教也能者在職則服采足以治乎民民於他所則事情必至於不相諳故入於其鄉以治之所以任其事成周賓興賢能出於鄉不過賓之於鄉而亦用之於鄉此正所謂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者也○禮軍曰此意謂三時大抵一鄉利病風俗善惡吏部至吏部而受任者其爲人賢不肖何自知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鄭康成曰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易氏曰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愚案會政致事各有等級此長則致於閭胥閭胥則致於族師族師則致於黨正黨正則致於州長州長則致

於鄉大夫鄉大夫又致於司徒六遂鄰長以上亦如之

鄭鍔曰歲終則羣吏會其所行之政而來致其事者將以攷之而上於長貳故使之先自審也○史氏曰憲退而憲於其所治者○史氏曰憲之於治羣吏又於鄉大夫而曰法也以我所領者或有可疑又使之自往而驗之致事於上奉時王之政也攷法於正歲不失四時之正也○項

曰必攷之者欲教無異法法無異義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鄭康成曰大詢者詢國危詢立君○鄭司農○王氏曰帥其鄉之衆寡則鄉官範所謂謀及庶民○賈氏曰焉若州長則所帥衆寡則六鄉大夫各帥事必順於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易氏曰

利害之外而深察乎是非之理況漸陶乎司徒之教爲有素其詢之也宜矣若小司寇外朝之位而州長百姓亦得與其後百姓即六鄉所帥之衆庶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故謂災變寇戎之事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鄭康成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呂氏曰各守其閭則不擾亂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黃氏曰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法之嚴如此鄉大夫專行攷察行藝以興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焉鄉大夫皆鄉也是爲軍將○鄭鍔曰今出於口或得以僞爲旌節則有合符之驗大司徒所謂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則使天下皆不得通鄉大夫所不達者特鄉閭之間而已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九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爲州○鄭鍔曰書言唐虞之時薄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王制言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則長之爲尊可知周官之制一鄉而五州一州二千五百家之衆用中大夫一人爲之長如五國之長然蓋以一州之人爲已衆有事而起則爲二千五百人之帥不得不重其權任以統治之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賈氏曰教謂十二教治政令之法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史氏曰州長非獨使之相賙有教焉所以篤父子睦兄弟欽長上之道詳矣又有治政令之法所以齊不齊正不正驅其不帥教者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鄭氏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也○

鄭鍔曰有邦法有教法黨正言正月屬民讀邦法此但言讀法觀下文言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則知此所讀者爲教法○愚案餘說見黨正

李景齋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爲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至於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衆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眞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大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

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眞才亦踈矣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賈氏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惟春秋二時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鄭鍔曰周制春祈于社秋報于社孟冬割祠于公社則歲時不一祭也此云歲時祭社則不一時矣王安石以爲歲時者則歲一屬而已殆未之攷耶

王昭禹曰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亦如之亦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林氏曰讀法有因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時之所在易爲

知有因於事者若祭祀之類事之所聚易爲力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鄭鍔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諭其意射之爲藝
用於朝覲賓燕之時其事爲文用於田獵攻守之時其事
爲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其事之爲文秋陰
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爲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人明義
○王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之
其有四方之志先王之爲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
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發
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學凡以觀德行而
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
其賢否也○易氏曰序皆鄉學之名五百家之黨以禮而屬飲者既謂之序一千
之名則其學安得不謂之序
耶不以序言舉州黨以設之

王氏詳說曰四代學名見於王制見於孟子見於學記何
其不一學者不可不辨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
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
老於虞庠此四代之國學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
謂三代諸侯之學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國有學謂商人之鄉遂學且王制言四代學制言養國
老固知爲國學矣知孟子所言爲三代諸侯之學者蓋校
諸侯之鄉學所謂鄭人欲毀鄉校是已鄭以校名其學本
夏之名耳亦猶子產謂鄭伯爲男同義鄭以男名其爵本
商之制耳所以知孟子所言爲諸侯之鄉學知學記所言
爲商之鄉遂學者蓋周禮於州長言射于州序黨正言飲
酒于序今曰黨有庠術有序夫術即遂也周人以序名鄉

學商人以序名遂學況學記所言皆引說命爲說所以知學記所言爲商之鄉遂學賈公彥以州黨之學名庠則鄉之學名庠故遂引鄉飲酒曰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失之矣黨有庠則六鄉之學皆以庠爲名遂有序則六遂之學皆以序爲名是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商制也非周制也不然則州黨之學既同曰序何鄉之學獨爲庠乎曰黨有庠舉其中以該上下也曰遂有序總而名之也

鄭鍔曰州長有射黨正有飲或飲而不射或射而不飲何也州黨俱未可以謂之鄉至於爲鄉乃有飲射觀鄉大夫言以禮禮賓之則鄉飲可知又言以鄉射詢之則鄉射可知射義言鄉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爲鄉飲州黨之中未可以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之而已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鄭康成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涖臨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賈氏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

鄭康成曰致之於司徒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

黃氏曰六鄉之軍聽於王王於司徒平居常自爲六軍之教甚詳其兵精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理勢當如此故六鄉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於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於小司徒役致之於鄉師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於小司徒小司徒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鄭康成曰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陳君舉曰五黨爲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已皆在州而黨正復屬民讀法五族爲黨黨正孟月讀法則五族之民已皆在黨而族師復屬民讀法一日之間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族師民將奔走之不暇不知當時何以分別

愚案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往往是六鄉兼爲之只在朝廷所謂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及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此兩日想若吏若民但聚聽于司徒之府其餘處則不讀鄉吏之首既是州長亦有正月之吉正歲讀法之事者乃是受法于鄉大夫以退而讀之於州

鄉是五州之積想其地亦不甚相遠又次而黨正則四孟之吉與夫正歲想除正月之吉正歲兩日就聽于鄉州其三孟之吉則讀之於黨又次而族師則月吉屬民想又除四孟之外其餘八個月吉則讀之於族又次而閭胥既比讀法除月吉讀之外其他無時不讀之於閭遠於民者其讀彌疏近於民者其讀彌數此則先王建置鄉黨分布教條之本旨若讀法日分可以類推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賛鄉大夫廢興

鄭司農曰賛助也○鄭康成曰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王昭禹曰州長鄉官之次也於攷勸糾戒務致其悉故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終之以賛鄉大夫廢興鄉大夫鄉官之長於賓興賢能則以其教之既成也然後賓興之其不言廢則以見鄉教之成人皆有成

才可用而人之過惡與其可廢者不足以言之矣○史氏曰不曰誅賞而曰廢興者鄉大夫之教民興賢能廢愚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王之事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五百家爲黨○鄭鍔曰周家之制一鄉則二十五黨每黨以下大夫一人爲之則以正一黨之人而爲黨人所取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鄭鍔曰政令以隄防之教治以訓迪之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康成曰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教彌數○劉執中曰正月在州三時在黨○鄭鍔曰周制治民之具有教法又有邦法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法則不

麗乎刑辟法立於上其意不同不使之讀則莫知乎法之意讀不以時則又有擾民之煩矣州長正月之吉讀法其下文言正歲讀教法如初觀如初之言則知所讀者純於教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法其下文言正歲屬民讀法則知其所讀者不止邦法又讀教法雖有教法實以邦法爲先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蓋專以邦法從事使民有所畏而疾趨乎善民畏黨正之糾敢不從州長之勸戒也

春秋祭禜（禜敬反）亦如之

鄭鍔曰一黨之中必有禜祭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鄭康成曰亦爲壇位如祭社稷○賈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神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王昭禹曰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鄭鍔曰大蜡之祭亦謂之索蜡言其名索言其義蓋萬物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之孰爲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有所不遺而況造物之元功乎大宗伯以疇辜祭四方百物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凡皆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既蜡而屬民飲酒于序所以休老勞農報本反始於歲功之成休老勞農以正齒位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

黃氏曰社禜酺皆鄉祭惟蜡爲國祭蓋亦命祀也教法禮樂詳於鄉者以其士大夫也而使其民學焉鄭言爲氏三時務農將關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非也鄉之教法非專爲農民亦非爲農隙而始肄習之春秋祭祀四時田獵正月之吉讀法正歲讀法孟月之吉讀法月吉讀法何嘗一日不教以禮觀遂職則其教農民者可知矣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斯之謂矣

鄭鍔曰行禮雖人之所難飲酒實人之所樂因其所樂寓其所難尊尊之義在是貴貴之義在是孝弟之道自達乎鄉黨矣因蜡祭之時飲酒以正齒位蓋若此自周而後蜡祭雖存而屬民之禮廢觴酒豆肉而怪民之犯齒在席之上而怪民之犯貴悲夫○楊氏曰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況大蜡之人皆聚若狂而飲酒不以禮正之則其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州鄉里者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興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鄭康成曰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陳君舉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又與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

鄭康成曰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賈氏曰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之東房戶之西賓主夾之鄉人謂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

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朱氏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設不序齒尚齒仕而反鄉曲雖至王公安得不與士齒耶蓋周之士大夫仕於其鄉故黨正不得不以貴而節文之仕至三命則不問鄉族皆當臨而治之而與之雜居齊齒將何以正色而帥乎下此不當齒之義

黃氏曰壹命受職齒于鄉者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受服齒于族者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而不齒者貴貴之禮也教之長謂其近於兄教之老謂其近於父教之貴謂其近於君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鄭康成曰其黨之民○鄭鍔曰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俯仰揖遜進退周旋尤貴以禮爲主於五百家之黨立一黨正之官使民於此五事之中動必以禮從事然禮所得爲者不可以不戒禮所不得爲者不可以不禁故又掌其戒禁此所以能化民成俗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瀘治其政事

鄭康成曰亦於軍因爲旅帥○鄭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賈氏曰帥族帥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

正歲屬民讀瀘而書其德行道藝

鄭康成曰書記之○鄭鍔曰或謂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與夫春秋之榮有糾戒之讀法歲十二月又有正齒位之飲酒於是時也不書其民德行道藝至於正歲讀法則一書之何也蓋讀法而糾戒之特以勉勵其修爲之始大蜡而正齒位特以變革其田野之習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以俟一朝之見録非正歲則黨

正不書非修習之已成則正歲不書聚民讀法以書之重難其事如此彼見書之人豈一朝而幸得之哉○王昭禹曰黨正之所書固非一日之積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興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

以歲時涖校比

鄭氏曰涖臨也○易氏曰以上臨下謂之涖

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黃氏曰校而比之○賈氏曰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差失也

及大比亦如之

賈氏曰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王昭禹曰鄉大夫三年之比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官無非掌教獨於族以師名官何也蓋先王之制鄉也合四閭而爲一族環一族而聚百家其意以爲治民者猶治家一家之中受姓爲氏受氏爲族合族既衆儻不率馴教訓則卑陵尊幼犯長而家道不正況百家之聚詎可不先有以教之乎以師爲名乃是合族而教之之意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鄭康成曰政事邦政之事○賈氏曰謂國之征役皆是也

○鄭鍔曰族師之官以掌教爲主乃使之各掌其戒令政事不及於教何也嘗以州長黨正攷之長以表率爲義正以董正爲義故二官皆言掌其教治師者人之模範名官曰師則不待言而知其所掌者教矣然設教之道能使人畏服於不言之表則其教必不肅而成是故官以師爲名

王昭禹曰祭酺必於族祭禜必於黨祭社必於州者凡以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衆寡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於二千五百家之州禜之祭次之故祭禜於五百家之黨酺之祭爲小矣故祭酺於百家之族

鄭鍔曰當祭酺之時復書其孝弟睦婣有學之人豈非少長咸集又得諸公論而知其實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賈氏曰以邦比之法考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案比之○鄭鍔曰比法者小司徒頒于六鄉之比法也在鄉師則謂之國比言是法本於王國而非臣下之所私在族師則謂之邦比言是法行於邦中而非特一族之所

專○賈氏曰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二十比吏則閭胥
比長○王昭禹曰校其數而登其籍於鄉大夫○項氏曰
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爲衆家五人爲寡貴賤老
幼廢疾則不任可任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六畜牛馬羊
豕犬雞車駕輦挽皆辨之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
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以相葬埋
愚案先王既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居若
伍而不什仍舊人自爲伍家自爲伍彼此締絡藩籬愈
甚不止如疏所謂擬入軍時相并也
黃氏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
爲聯法也故五家爲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爲族有聯則黨

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
行則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
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法
也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八閭二百家軍法雖四而調一要
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爲
是也大司馬有車有徒故十人爲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
爲聯則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共車三伍百
二十五人爲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晉荀吳毀車
爲行而曰以伍共車爲先又曰困諸阨又克蓋當險野利
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共車此本先王徵意
苟吳窺見之耳然必素相聯合故倉卒可用
愚案相保是見居者則任之相受是新徙者則受之餘
見大司徒

王昭禹曰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比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所蔽○賈氏曰刑罰慶賞相及者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本達旨趣鄭荅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李景齊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法而一有為不善者則衆庶之所共棄使為不善者亦或從而保受之焉則其罪必及之矣此先王驅民而之善之意故族師相及相共必繼於相保相受之後而比長有罪相及亦繼於相受相和親之後然先王之時六鄉之民皆期於德行道藝之歸而一為不善則比閭之所不齒而其身不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於善哉聖人善俗之道其微權實寓於此○項氏曰相保相受則司徒比閭之說猶懼其未足也故使之為聯互相保受則奸私奇衺無所容於其閒而善惡公矣然徒使之保受無利害則保受亦虛設也故又有刑有賞有罪則相及有賞則相共夫如是則保受無所妄矣故入可以受邦職出可以役國事死可以相葬埋皆有託也

王昭禹曰職隨其所能而任之凡邦之民莫不然事隨上所作惟國中而已○黃氏曰友助益至以相葬埋則四閭為族正以相葬為事故也○黃氏曰事益易辦○鄭鍔曰平居如此則有事而在軍中前日之受邦職者今其敢廢軍政乎前日之以役國事者今其敢顧私家乎前日之相葬埋者今其敢畏死而不相救乎然則族師之法實軍政所寓矣

陳氏曰鄉遂雖有內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不異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為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又十家為聯以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人鄉則聯之以八閭遂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而心同體一矣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鍔曰一族之衆居則有比閭之聯而卒伍猶未之合有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於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遂爲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有統則必合爲卒伍（王氏曰以伍聯伍故謂之合）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合則使之聯而不散簡則使之精而無敝又用鼓鐸旗物率之至於師田行役之所（賈氏曰帥而以至者帥至於鄉師以致於司徒也）猶恐其在軍之不肅復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既已防之於其前又有以驅之於其後孰敢不率哉至歲終會其一歲所行之政而致其事於鄉大夫則一族之政舉矣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王昭禹曰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中有胥以統之○鄭鍔曰或謂庶人在官者曰胥所謂府史胥徒是也中士爲一閭之長亦以胥名之不嫌其與胥徒伍耶蓋胥有才智足以長人之稱取其才智足以長人爵既爲中士固足以自別於庶人之在官者矣名不嫌其與同

各掌其閭之徵令

史氏曰閭胥於民尤近掌其征令而已異於師也徵令者下之所言皆是也○鄭鍔曰有所求取於民則曰徵有所役使於民則曰令閭之政令小司徒行之閭胥掌率一閭之民以聽之故各掌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掌官令以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寡而辨其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之校登也

施合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而可以數計之○鄭鍔曰說

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而辨其施舍

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有必以歲時各數之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或老或幼苟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胥之數唯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鄭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王昭禹曰分而言之則曰師曰行役合而言之同謂之役政○黃氏曰役政師田也司馬政典也喪紀大喪之事也○黃氏曰四閭爲族使之相葬○王昭禹曰即州長所謂大喪之事閭胥特以聚衆庶爲事而已若作民而用之非所掌凡者及比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法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法大抵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

黃氏曰數謂其事之有數者比謂因其敘而比之居則五家爲比故讀法亦使比而聽之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法

州黨族各有法則各以其時而讀之閭亦自有法則因其聚而讀之○賈氏曰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於民爲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故云既比則讀法

黃氏曰任任其事也○史氏曰任信於朋友恤憂其事也○史氏曰恤憫其窮困任恤必敬敏者於是書焉○鄭鍔曰六行之教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已初未嘗教以敬敏也今乃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好名之人以任恤爲能者臨事或慢侮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機不速必視其能敬敏於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爲高行此與族師書其睦婣有學者意同

賈氏曰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王昭禹曰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之賢不足於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任恤與孝友睦婣同爲六

行任恤爲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閭胥
書其任恤而已

凡事掌其比觵古橫反撻吐達反罰之事

賈氏曰言凡事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皆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黃氏曰凡事謂祭祀役咬喪紀當其比時有違失見以觵撻罰之○王昭禹曰閭胥主於聚衆庶而比之則所謂觵撻罰之事者特於比衆庶之時也詩曰兕觥其觩則兕○賈氏曰重者以楚撻之觥罰爵也○鄭康成曰爵以兕角爲之○賈氏曰輕者觵酒罰之書曰撻以記之則撻罰扑也

林氏曰事有小大則比之使聚行有不中則觵之使中才有不達則撻之使達爲有過失則罰之使恥閭胥致詳於事如此

史氏曰二十五家之失禮疑若不足關於治亂而先王之罰不恕如此固不以二十五家而廢治也

鄭鍔曰既書其行則不遺片善又罰其過則不容小惡閭家之民所以能遷善而遠罪也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史氏曰民之治自族黨州鄉爲附庸爲侯邦爲天下其本則出於此欲治天下必行比法可也是故先王於此尤所致意雖合爲六鄉統爲天下其法亦必以此名之○鄭鍔曰聖人作易地上有水則名卦爲比以水與地至相親也五家可謂親矣故名曰比然其長下士也乃同乎州長之長殆亦以其位卑爵微不足以長人故命名之義不嫌於上同○禮庫曰比長閭胥之屬只民間推擇爲之可以表率五家者爲比長表率二十五家者爲閭胥即非官司案鄉官遂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

成周設官併鄉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攷之故○楊氏曰先王度地以居民因田以制祿天子之縣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載師有士田則士之受田即祿也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夫五家爲比以一下士長之王畿合六鄉之衆比長以萬計若以受天子賦貢祿之則以財不足爲疑無足惟者王制言王者之制祿者則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之田視伯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自三公以下皆以田言之制祿以田明矣故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各有所待而士祿不與則不以賦貢祿之又可知矣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皐奇衰則相及

楊氏曰奇者常之反衰者正之反○鄭康成曰衰猶惡○鄭鍔曰相受則以容言之○項氏曰相容不相擠排相和親以情言之○項氏曰相好不相乖離○王昭禹曰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不言相保者蓋分而言之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而言之則皆相保受相和則不乖相親則不踈如此則愷悌和樂之風形而乖爭陵犯之變無由而作矣先王禁民爲非於其微而致察故始於五家之比

史氏曰周之治本於閭門又以比法輔之則五家之家法素嚴矣其相受相和親固然也所慮者奇衰之民忽生其間遂能敗羣亂俗同比之民不能絕其萌相帥於無過之地至於有皐豈不相及乎相及者若今連坐也○項氏曰五家有皐惡衰究則相及賴其相察

鄭鍔曰一比之中如此及合爲一伍則驩愛之心足以相死一伍如此軍政定矣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王昭禹曰孟子曰死徙無出鄉者其常也此言徙于國中及郊于他者其變也○黃氏曰國中即六鄉也鄉大夫曰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舉國中對野則六鄉爲國中可知此舉國中對郊蓋六鄉餘民居于四郊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若爲進退陞黜之法者○鄭鍔曰軍政寓於鄉一家遷則一伍廢而軍法壞今乃有徙居之法蓋地有廣狹民有衆寡勢不能無遷爲比長者授之行之則奉上令而遷也然非民得以自遷爲比長者授之行之則奉上令而遷也○鄭康成曰謂不使其居也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

○鄭康成曰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賈氏曰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若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爲旌節乃行之○陳君舉曰至遷于他所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蓋非甚大不得已則不容其遷不然鄉民盡出遷居則六鄉爲虛矣爲之旌節以防呵問者鄰長謂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亦謂在其遂中至徙之他則亦如是先王於鄉遂中蓋嚴如此○史氏曰若徙于他則不可面相受之矣何者知其無過也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劉迎曰居鄉無授出鄉無節此無根着之人故以圜土內之○鄭康成曰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求其情○史氏曰無授無節非有過則必其無土著者彼之得之寧不呵問內之圜土者既防其奸僞又冀其回心而止於無過此先王之仁政也豈有罪者耶司圜掌圜土之官其曰收教罷民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固非獄矣但以土爲圜而立之出入之限先儒謂繫之圜土而考辟之則眞以爲獄也不然其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有罪者可知

呂氏曰先王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于彼又授之於他

徙于他則爲旌節無授無節則是無係屬之民而囚之圜土矣閒民無常職但不服職而已有身則有家有家則係於此可知如是則雖有游手機巧之民亦將日漸月化而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法則雖姦雄豪傑且俯首而不敢倡惟其失此法遂至於民無附着而游手機巧偏天下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聚土曰封謂墳塿及小封疆也○賈氏曰封人與大司徒設社稷之壝相左右故在地官爲職首胥徒多者以畿封事廣故也○鄭鍔曰論語有儀封人左傳有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說者皆謂典封疆之官然以經攷之有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又有掌疆之官官雖闕而康成以疆爲界則所掌者封疆之界矣此封人若爲掌封疆之官則宜與掌固等並列今列於地官專以設社壝飾牛牲爲職則非典封疆之官明矣○徐卿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乃列於此長之後者蓋民爲貴社稷次之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史氏曰封人掌設壇壝唯王有社壝而於國則設社稷之壝也夫壇也壇在中而外爲墳埒故謂之壝舉壝則知有壇矣畿封植其所宜木嚴其界限使無犯○鄭鍔曰攷大司徒於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言制其地域而封溝之封制其法也封人爲聚土之封爲其事也惟其爲聚土之事故於王社則掌設其壝又爲畿封而植木以爲表於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壝爲之封土以表其界之所非特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爲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俱循大司徒所立之法而爲壇壝墳埒與小封疆也○愚按疏說畿封見大司徒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

鄭康成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賈氏曰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史氏曰封其四疆爲建國設也封其域爲建都邑設也○

唐氏曰如是則內諸侯之制與外諸侯同也

鄭鍔曰說者謂天子有社稷諸侯受命於天子則有社稷

封人掌設王社壝而不及稷乃爲諸侯兼設社稷之壝何耶余以爲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爲民立社曰大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爲民立社曰國社觀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來謂之大社大稷若夫王自爲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土冒以黃明爲天子之有土是爲土示而稷無預焉封人所設之社壝謂地茲所以不立稷也至若諸侯之有功德者天子乃取王社之土各因其方苞以白茅使之立社稷是爲侯社封人不爲設壝也惟其爲民立社則必立稷乃爲之設其社稷之壝使之有土穀之神則知務農重穀矣○史氏曰王社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寶土地爲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侑之者民以食爲天也○陳氏曰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稷配以柱商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

稷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位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主則用石爲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先王之制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歌載芟秋報歌良耜此祭之常也凡天地大哉之類祭大故大哉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鎛大鼗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此皆因禮樂以致其義

令社稷之職

鄭康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鄭鍔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慮其廢

石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侵毀如是則其國之民亦爲社事亦單出里爲社而祭而共粢盛亦不敢失其職○劉氏曰封人既設其壝令匠人設五方之土築其壇焉

史氏曰大司徒設屬所以教民者已備然後得以立社稷之壇壝奉社稷之牲牢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均是神也曷先於社稷蓋有國有家者當以土地爲重孟子言諸侯之寶必以土地居首記亦曰家主中霤國主社豈非國家所重有在於土地乎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音福衡置其絼持忍反共其水槀古老反

王昭禹曰飾謂飾以文繡○陳氏曰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鄭康成曰飾謂制治潔清之○史氏曰衡以系其絼也○鄭司農曰絼著牛鼻繩以牽牛者今時棬狀也○鄭康成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謂之雉與古者同名皆謂夕牲時也○鄭康成曰水槀給

殺時洗薦牲也○賈氏曰水以洗牲毫以薦牲
薛氏曰祭祀以牲爲大故王於命官而養則齋戒沐浴而朝之其於卜日則擇毛吉而育之至於祭之日則親牽牲而入于太廟未入則迎于門既入則執其引以鬼神之所歆享者在是也夫以萬乘之尊而從事於牽牲之禮一毫不備則無以嚴天子之禮飾其牲者崇其儀也設楅衡者防其觸也置其縪以備用也共其水槀以致潔也○王氏曰封人言掌設王之社壝封疆而樹之則以飾土事爲職故使之飾牛牲以牛土畜故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鄭康成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曰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毛炮之豚爛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鄭鍔曰說者謂所飾者牛牲則所歌舞者亦牛牲耳又及毛炮之豚何也八珍之物炮豚居其二其法則聚豚而封之實棗於其腹中爲馬糧泱以稻粉調以醯醢然後成祭祀則用薦羞之豆實此致美之尤至安得不歌舞以致之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易氏曰喪紀有眞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鄭鍔曰夫牲取可以爲禮足矣乃每每致飾然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僞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陳君舉曰鼓人舞師不隸宗伯而隸司徒蓋亦野用之也凡野事則爲之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鄭康成曰音聲五聲合和者○賈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史氏曰鼓專於陽金爲西方之物有陰之義凡進皆鼓凡節皆金陰陽之義不可偏廢也○鄭鍔曰此教六鼓四金則不止於鼜又況小師掌教鼓鼜鼗矇亦掌播鼜注專指爲教眡瞭不可也若教眡瞭亦不過奏樂之際可節聲樂耳乃若軍旅田役安用彼爲哉○賈氏曰節聲樂者雷鼓靈鼓路鼓晉鼓也和軍旅者即鼙鼓鼓軍事也正田役者鼜鼓鼓役事也○史氏曰聲樂之作緩兆舒疾以是節之軍旅之起坐作進退以是和之田役之興往來甘苦以是正之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

鄭鍔曰能知聲者或不能爲器能制器者或未必能知聲

鼓人知聲者也韗人爲鼓者也爲鼓者大小長短儻不中度則知聲者欲其聲不爽可得哉故上言教擊鼓之法此言教爲鼓而用之之法然則教爲鼓者教韗人爲之先儒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則失之矣○易氏曰以六鼓聲用攻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鼙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冥氏則用之以毆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大僕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之鼜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鼜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雷鼓鼓神祀

鄭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鄭鍔曰天神變化無方雷者天之聲故名雷者以鼓神

祀則宜

以靈鼓鼓社祭

鄭康成曰靈鼓六面鼓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靈鼓禮地亦是鼓社祭也○鄭鍔曰地道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類此

以路鼓鼓鬼享

鄭康成曰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路鼓禮人鬼是鼓鬼享也鄭鍔曰先王之道大而無所不通而路者道之大故名路者以鼓鬼享則宜

史氏曰天神之祀用雷鼓雷固無形主乎陽后土之祀用

靈鼓靈固異神主乎陰宗廟之祀用路鼓路固爲大主乎祖

以鼖鼓鼓軍事

鄭鍔曰國之大事莫大於戎鼓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其聲尤大鼖大也○史氏曰軍事欲與衆共聞也字或爲賁賁亦大也故宜用以鼓軍○易氏曰大司馬所謂諸侯執賁鼓是也

以鼛鼓鼓役事

鄭鍔曰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鼛鼓長尋有四尺倨句磬折其聲尤緩字或爲皐皐亦緩也○史氏曰事尚也役事亦欲與衆共聞也故宜用以鼓役事○賈氏曰詩云鼛鼓弗勝起役止役皆用鼛鼓也

以晉鼓鼓金奏

鄭鍔曰金奏者西方之聲陰之屬也陰以退爲主陽氣導之乃進晉鼓長六尺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

者二之一上三正其名曰晉晉進也以進爲義故宜用以鼓金奏○史氏曰金奏編鍾以是發之樂之始作進而未已也○賈氏曰作樂則先擊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先擊鍾次擊鼓則是擊鍾後卽擊鼓故曰以晉鼓鼓金奏王氏詳說曰路鼓用之於人鬼至司馬教戰則王執路鼓矣晉鼓用之於金奏至司馬教戰則軍將執晉鼓矣鼖鼓用之於軍事至辟雍作樂則鼖鼓維鏞矣靈鼓用之於社祭至大司樂用之於祭地示是又不止於社祭也路鼓旣用之於教戰至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是又不止於人鬼與教戰學者當知六鼓之爲用不必知六鼓之爲制

以金錞音淳和鼓以金鐲直角反節鼓以金鐃女交反止鼓以金鐸待洛反通鼓

王氏詳說曰四金之名三見於大司馬惟錞之名不見於經內見於漢之太子樂

鄭康成曰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陳氏曰國語曰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鍾鼓丁寧錞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錞矣○王昭禹曰以金錞和鼓鼓唱而和之

鄭康成曰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鼓行鳴鐲○賈氏曰按詩鉦人伐鼓鄭注以爲軍行所用與此不同者以其動靜俱用故也○王昭禹曰以金鐲節鼓鼓行而節之

鄭康成曰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賈氏曰按左傳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

退軍之時鳴鐃○王昭禹曰以金鐃止鼓鼓退鉦止之
鄭康成曰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
賈氏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言通鼓者兩
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王昭禹曰以
金鐸通鼓鼓作而通
項氏曰四金惟金錞用於樂餘皆軍事此以大小序錞大
於鐲其形圓鐲小如鍾鐲無舌鐸有舌
鄭鍔曰古人之制有鼓以作樂必有金以止之其說以爲
鼓之擊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鏗鏘之美必和之
以金錞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大長而無節奏之次
必節之以金鐲鼓有時欲其止鐃鳴則擊者必休息而不
作鼓有時欲其通鐸鳴則擊者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於
六鼓猶陰之於陽水之於火相濟相成說者謂錞有淳和

之意故可以和鼓鐲有獨立之意故可以節鼓鐃有堯然
而高之意故可以止鼓鐸有絡繹不絕之意故可以通鼓
理或然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音弗舞者
黃氏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鄭鍔
曰或謂祭祀用舞固不止於兵帗此所鼓者二舞何也天
神地示人鬼皆鼓人所當鼓而不及百物之神彼其神之
小者有用兵舞帗舞之時雖止於二舞鼓人亦當鳴鼓以
作之也神之小者或能爲人捍患故用兵舞或能爲人除
去不祥故用帗舞兵舞本用於山川帗舞本用於社稷小
神之功或近似之所以得而用焉○易氏曰舞師言凡小
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帗而用於百物之神何歟苟有功
於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旅夜鼓鼜

鄭康成曰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晌○鄭鍔曰軍旅所止尤以防夜爲急鼓人之於鼜夜之鼓鼜所以警之也其鳴之鼜所以致其憂戚之意○薛氏曰鼓軍鼓者鼜鼓也鼜其聲也

軍動則鼓其衆

賈氏曰軍動謂行前向陳時○項氏曰鼓其衆作士氣也

經曰鼓人皆三鼓曹劌曰一鼓作氣

田役亦如之

賈氏曰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云鼓遂

圍禁

史氏曰所以作士氣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項氏曰日爲月勝故食於朔月不受日光故食於望是皆陽爲陰所勝故鼓以救之助陽氣也王親鼓之鼓人詔之耳○賈氏曰大僕云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亦如之按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固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王昭禹曰日月之薄蝕陰陽之進退人事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蓋其以裁成輔相爲事則陰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反之裁成輔相之事焉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暮不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事有司特詔之而已

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康成曰始崩及窆時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如之則鼓人之所鼓至亦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舞徒給縣役能舞者以爲之○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王昭禹曰兵舞干舞也山川爲國阻固故以干舞之干之言扞也○史氏曰帗舞執五采繒如帗○王昭禹曰社稷上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帗除之功帗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鄭

康成曰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四方祭祀謂四望○王昭禹曰四方爲國翼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黃氏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爲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鄭康成曰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史氏曰皇舞執五色如翟也）○鄭康成曰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偶有是事則染羽爲鳳皇之形以舞焉不象鳳者鳳雄而皇雌所以召陰而却陽也（○易氏曰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鄭康成曰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陸佃曰有山川阻固然後可以保社稷有社稷然後可以有事于四方有事

于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舞師之舞先後爲序也○賈氏曰按樂師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云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饗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云掌羽舞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此鼓人亦云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亦所以見其用之不一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爲主故耳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鄭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易氏曰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鄭鍔曰四十人學舞之外有野人學舞者亦當教之以待闕人則用之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黃氏曰蜡祭百神與山林社稷四方有舞自餘防瀆表畷之屬不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卿士不舞州祭社舞黨祭榮族祭酺不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興舞鄭曰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易氏曰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教兵舞帗舞此言不興舞者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賈氏曰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此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鄭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黃氏曰牛人主牛則牧人惟牧馬之耳）○史氏曰祭祀之牲貴於牧養阜蕃者不以瘠薄待神祇祖考聖人之孝心也○鄭鍔曰非徒責以阜蕃又欲阜蕃其物蓋物者毛色之稱校人職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無羊詩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皆指毛色爲物○鄭司農曰牷純也（○愚按康成以拴爲體完具若以下文用騂對牷司農之說是）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史氏曰凡祀分陰陽者以天地則天陽而地陰以日月則日陽而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易氏曰騂者赤色之盛（○劉氏曰周人尚赤故以騂爲尊）黝者黑色之微○鄭鍔曰用騂豈徒色之赤哉必其毛純乎赤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

以黃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爲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騂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鄭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地其文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爲此乃爲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之其說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

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方氏曰赤爲陽之盛而蒼與青乃其類黑爲陰之盛而黃與白乃其類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康成曰望祀五嶽四鎮四瀆○鄭鍔曰各倣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黃氏曰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陰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山川四方百物包於其中矣此特見或騂或黝或各以其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毀事用尨耳○易氏曰養牲爲有素故必用牷物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鄭康成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易氏曰按校人云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何用尨之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禳于畺及郊是畺郊外祭也侯禳毀事也豈與所過山川者例言

禳毀除殃咎之屬○杜氏曰尨謂雜色不純

鄭鍔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牷祀既有常則物可預備外祭毀事牲或用尨事出非常則物或難得然牲以牷爲貴用尨出於不得已故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鄭鍔曰上既謂之牷物此又謂之犧牲蓋牷全也犧亦全也牷之爲全者謂色之純犧之爲全者謂體之具○鄭氏曰具也周景王時賓起見維維犧自斷其尾曰雖憚其爲犧犧體具矣色或不純牷則體全而色亦全也四時常祀用牷則不止於色之必純其體亦必全也

凡祭祀之犧則體具而毛或不純亦無害此其語所以不同○鄭康成曰授充人者當殊養之○易氏曰繫之充人潔之也所以致敬於神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鄭康成曰謂非時而祭祀者○賈氏曰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王氏曰共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史氏曰非時之祀共奉之而已不暇繫於充人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康成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者九十其餘多矣○賈氏曰鄭引詩者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鄭鍔曰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爲犧牲者公牛也車轂出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黃氏曰此與九賦之牧公牛以別於民分授牧田以養國牛故言公牛也○史氏曰祭祀之物牛曰一元大武以六牲之中牛最大大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牛者無所不用○王昭禹曰六牲之奉屬於五官羊人犬人雞人止言共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養之而又共之未成牲謂之牛而牛人之所養不特以爲牲故自享牛求牛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賈氏曰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史氏曰政令凡祭祀所用無所不掌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鄭鍔曰求索也記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是故祭之明日則索祭之亦謂之繹祭亦用牲則求牛爲索祭之牛明矣○劉氏小傳曰享牛者享神之牛凡求讀如逑逑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享牛求牛所謂覆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史氏曰求牛謂非時而須若牧人外祭毀事之尨是矣○黃氏曰求牛亦豫之備非時之須耶牧人所謂凡牲不繫者○鄭節卿曰牛有卜

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
卜○黃氏曰職如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共其職牧人備
言之矣此省文耳○充名其官凡牲堪祭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械人爲充人則牛人選入牧人乃授充人○賈氏曰充人置械入地之時機猶然作聲故以聲
鄭康成曰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鄭康成曰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
主國五積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史氏
曰既以生饋之又以熟進之
饔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史氏曰饔食賓射講禮之時用也○賈氏曰饔者享大牢
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
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

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殽俎故有
牛也膳羞之牛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王氏詳說
曰既曰積膳之牛又曰膳羞之牛積膳謂共賓也膳羞謂
獻賓也○鄭康成曰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
冪者與膳羞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軍事共其犒牛
鄭司農曰犒師之牛○項氏曰若鄭司農以牛十二犒秦師
喪事共其奠牛
鄭康成曰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賈氏曰喪中
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奠朝夕
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小斂大斂
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亦有馬牲
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亦有馬牲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黃氏曰兵車輦也○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於民矣此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則公牛也馬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鄭康成曰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徬曰徬任猶用也○史氏曰牽徬任器出於民

載任引車致遠之時用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音老以待事

鄭司農曰互謂榼衡之屬○鄭氏曰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賈氏曰始殺解體未薦之時縣于互　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易氏曰以待事則或剥或享或肆或將皆待之爲有素

史氏曰觀周官牛人所共非祭祀則賓客燕享軍旅初非爲食用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謂故其祭祀之時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劉執中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未之芻也迨將用以爲牲而係之于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史氏曰繫于牢者充人所躬親也○易氏曰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鄭康成曰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王昭禹曰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旬浹在三月繫于國門使養之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中司命山川之屬○王昭禹曰五祀之牲繫于門散祭祀謂司命山川之屬

帝之祀先王之享宗廟人鬼之大者謂之正祭祀則非是謂之散祭祀宜矣猶舞非正舞則謂之散舞車非正車則謂之散車○鄭康成曰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曰使守門者養之○王氏詳說曰詩曰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以牧人兼薪芻之事也此繫于國門使養之且使守門之人而兼牧人之事此所以見隆古盛時之無閒事也且莫閒於牧人尤莫閒於守門之人以其閒而復役以他事而不以侵官離局爲嫌者意有在矣

展牲則告牷

王昭禹曰展察視之也告牷告其色之純也肆師言祭祀展犧牲則展牲者肆師也充人則告牷而已

碩牲則贊

王昭禹曰碩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已蓋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爲贊宗人明矣

王氏詳說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於是乎取之欽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則有視牲之禮矣擇其毛而卜之則有卜牲之禮矣吉然後養之則有養牲之禮矣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則有巡牲之禮矣至於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之所寓贊牲者太宰毛牲者宗伯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何特於充人而疑之知此則知祭禮之重矣